

年

卷

期

10

5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 No. 5 (122)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一二二號)



第十卷 第五期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價特常非 誌雜大兩

本成顧不 及普為專

訂閱處：
上海
各省
商務印書館

誌雜方東

冊四十二年全

元二收祇

(元四價定原)

刊週語英

冊二十五年全

元一收祇

(元二價定原)

上列兩大雜誌
之價值，早為
讀者所共知。
現為普及起見
，特售半價，
非常機會，幸
勿錯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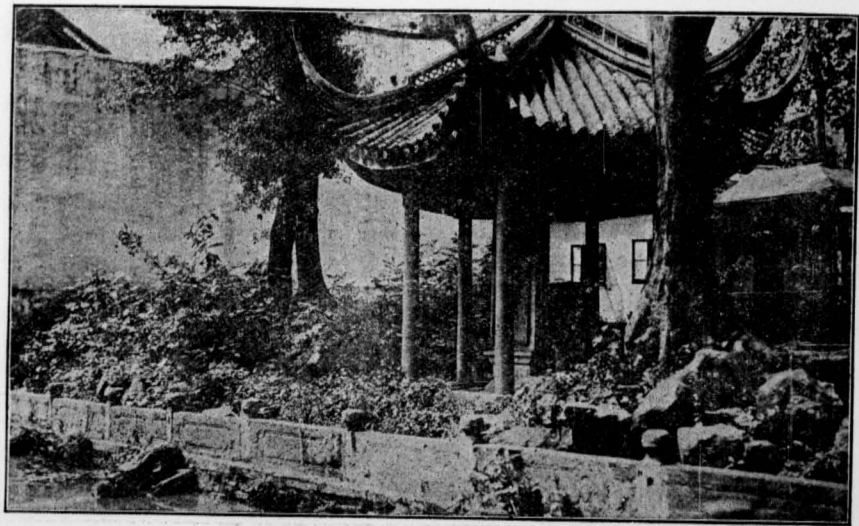
寄即索承單傳

美國最繁銷之雜誌 每星期達三百萬份
且看我國愛讀好雜誌者 可有若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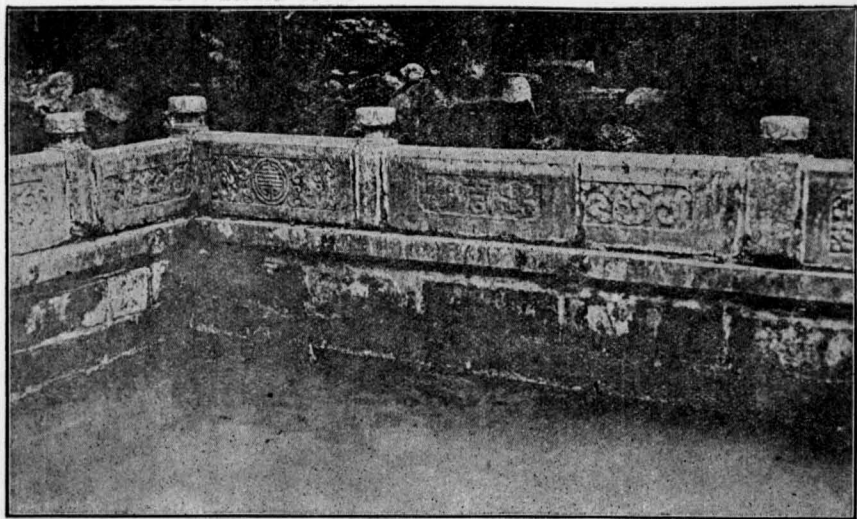
無錫之天下第二泉

周雨青君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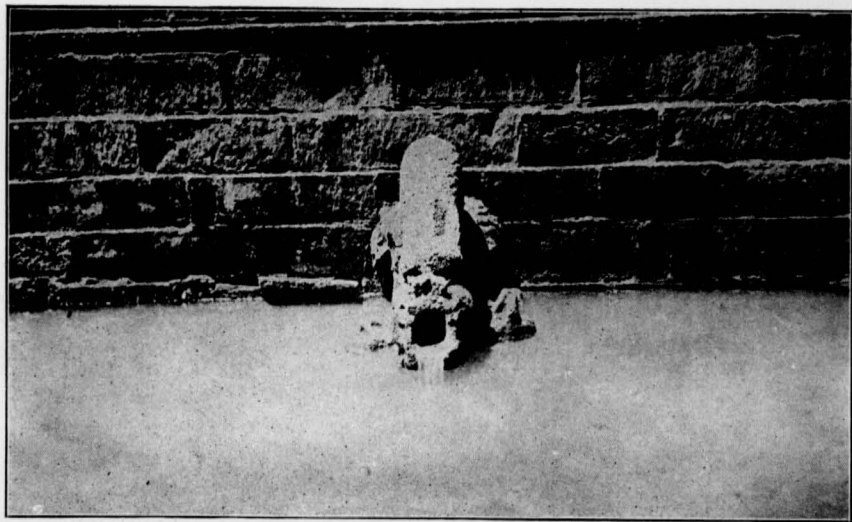
無錫天下第二泉泉亭

周雨青君贈



無錫惠泉山魚池

周雨青君贈



無錫惠泉山魚池中之龍頭

周雨青君贈

智識之庫 少年百年全科全書

原書係根據美國 The Book of Knowledge 一書編譯而成。其內容對於科學、文學、美術、歷史、地理、工藝以及其他人生應有之常識，無所不包。少年得此一書，可以探討一切智識，即作為普通參考之用，亦極合宜。現售預約，請利用機會，從速訂購。

預約辦法

冊數	全書九類	二十厚冊
定價	布面卅元	紙面廿元
預約價	一次交	布面二十元 紙面十四元
	三次交	布面每次七元 紙面每次五元

截止期 陽曆六月底

▲ 樣本承索即寄

本書類目及出書期

奇象	……三冊
歐美名著節本	……二冊
已出版	
常見事物	……一冊
世界各國志	……三冊
十四年六月	
自然界	……二冊
世界名人傳	……三冊
十四年十月	
地球	……二冊
生命現象	……二冊
工藝	……二冊
十五年二月	

商務印書館謹啓



小說世界

第五十卷
第五期

封面
與
插圖

突尼斯人之母與子

天下第二泉——無錫惠泉山魚池

克魯伊洛夫寓言

跛

昆陵古跡誌疑

恩物

秘密博士

世界小話

突尼斯略說

百藏齋文庫

陳寒玉

濟芸

烟橋

敏芝

寒玉

國仲
衡和





徵文揭曉

黃鳥的呼聲……………第三十五號

懺悔……………第二十六號

口怪叟偵探談

吳山

兄弟

丁仲歐

平地青雲

瞻吳

口野人記

天游

西笑

胡文煒

世界瞭望塔

虛空可怖之大壁火

英國海軍之壯觀

美國航空母艦勞葛來號之雄姿

環遊全球之飛機



郵政局長如何經驗

早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效可早免痛苦不至多延時日徒費金錢

欲補腦筋衰殘欲使身體復原惟一方法即補血以健腦也清血補血之藥首推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並無他藥可能駕乎其上也誠為強身健體之要素也山西新絳二等郵局局長龐聖錄先生者近來正如以上所述者徒費年月多用銀錢因藥不對症一無效驗延緩至今而始獲正路而得復其康健也其函云鄙人今任山西絳州郵局局長於民國三年曾充山西榆次郵局襄辦因郵務頗繁操勞過度身體日漸消瘦腦筋衰殘夜夢遺洩腰痛背楚屢經中西名醫診治一無效驗延緩數年毫無法止後承敵友余君介紹囑購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鄙人即購



半打服之日
漸稍痊後繼
連服數打所
患各症均皆
若失今已身
體如舊筋強
力壯此皆韋
廉士紅色補
丸之功也
閣下如患
血薄氣衰
諸虛百損
胃不消化



龐聖錄君玉照

腰背疼痛 少年虧傷 或患一切由血液淡薄如水及腦筋疲乏無力所起諸症曷不亟為試服是以欲求強健復原請自今日始勿再延誤遲則危殆矣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且此丸對於婦科尤為神效凡女子發育之初及中年以上婦女均見奇功也

此奉送之小書對於閣下及尊夫人甚有裨益

二曰忠告婦女小書三曰嬰兒康強指南小書如欲索取請即寄一明信片至上海敵藥局原班郵送各一本可也

敝局印有精美衛生小書名曰體壯力強如何可得

克魯伊洛夫寓言 (十五續) 屠小園轉譯

第六十六 雨雲 (就是能降雨的雲)

因為天氣炎熱，那懶惰的雨雲，在田地上邊的空中走着，可是一點雨也沒降下來。

這塊雨雲，在田地的上邊，雖沒降雨；過一會兒，牠走到海上，却降了一陣大雨。

牠在海上降完了雨，又來到山上，對着山誇張自己的所施的恩惠。

山聽見雨雲誇張牠的恩惠，便對牠說道：「你施那無用的恩惠，算不了善事。你若是把這陣雨降在田間，便可以救這一帶地方的饑饉。你看見那饑饉的狀況，難道一點不動心嗎？你不在田間降雨，却跑到海上去降雨。你

要知道！那大海，即或不受你這點恩惠，那海水，依舊是滿的。

第六十七 金錢

有一個癡漢，因為掘土，從地裏掘出一個金錢來。這個錢，的確是金的，但是沾着些個泥土。

有些個人，看見他的金錢，便想用三個白銅錢，（每一個值五分）換他那一個金錢。

那癡漢說道：「慢着！慢着！你們想用三個白銅錢，換我的金錢啊？等着罷！我換六個來，給你們看看！我這麼費力得來的，豈肯輕輕易易的換給你們呢？」

他說罷，便拾了些個砂子，石塊，和半截的粉筆，拿到

家中；又取了一塊破瓦來，細細的軋碎，然後做起工來了。他做甚麼工呢？原來他把砂子，石塊，粉筆，和瓦塊，合在一起，磨那個金錢呢。

他拚命磨了許久，居然把金錢磨得十分光亮了。那金錢，雖然磨得光亮，但是重量減少，失去以前的價值了。

第六十八 貴人

古時候，有一個貴人，從那裝飾極華麗的牀上，到布爾頓王的國裏旅行去了，就是死了。

這貴人，既是死了，照例是要受審判的。那審判官向他問道：「你生在何處？生前是做甚麼的？」

貴人答道：「我生在波斯國，生前的官職，做到省長；但是我活着的時候，因為身體不甚康健，故此省長應辦的公事，我自己不辦，全都交給祕書長去辦。」

審判官問道：「那麼，你做甚麼呢？」

貴人說道：「我除了喫喝睡覺以外，還在祕書長送來的公文上簽字。」

審判官說道：「很好！你趕快到天堂去罷！」

有一個名叫米耳克利伊的竊盜神，見審判官這樣的發落，他一時忘了自己的身分，從旁說道：「怎麼？這樣的發落嗎？這樣發落，不公平罷？」

審判官說道：「老弟！你不明白呀！你聽我告訴你！這個人，生前是個糊塗東西。若是大權入了糊塗人的掌握，胡為亂作起來，不定惹出多少不幸的事體來；甚至使一國滅亡，也未可定。——若是這個樣子，不知有多少人，要流多少淚呢！因為這個緣故，我所以發落他到天堂去。他自己不辦公事，便是他的功德呀！你明白了罷？」

第六十九 松鼠

有一個松鼠，在獅子的家裏，充當僕役。詳細情形，雖不得而知；然就松鼠工作的狀況看起來，大概是很合獅子的心的。牠替獅子做的事，已經非祇一次，樣樣都合獅子的心的。所以獅子和牠約定：將來賞給牠一車胡桃，作為酬勞。

向熊的腹中刺去。那熊大吼了一聲，倒在地下就死了。

熊既然死了，災難已經過去了。那鄉農立起身來，立刻向僕人罵道：「傻東西！糊塗東西！」

斯帖朋聽見主人罵他，愣了半天，不曉得因為甚麼緣故，面上帶着可憐的樣子，戰戰兢兢的問道：「老爺因為甚麼這樣的發怒啊？」

鄉農餘怒未熄，見斯帖朋一問，便說道：「我因為甚麼發怒？你還要問我哪？你這糊塗東西，簡直的同木偶一樣，你還覺着歡喜嗎？你看看！你把這個熊連劈帶刺，豈不把一張珍貴熊皮傷損了麼？」

第七十一 兩個小學生

有兩個小學生，一個叫謝尼亞，一個海底亞，同在一個學校裏讀書。有一天，在上課以前，海底亞向謝尼亞說道：「喂！我們乘此時還未上課，何不到那邊花園子裏，摘栗子喫去呢？」

謝尼亞說道：「不成！那栗子樹太高，我們上不去；空看着栗子，也是喫不到口裏喇！」

海底亞說道：「你不要說這無聊的話！豈不知不能用力取的時候，應用智取嗎？我想出法子來啦！我們去罷！」

你必須幫助我，祇要使我把最低的樹枝，捉住一根，我便能上去。我上了樹以後，想喫多少栗子，全做得到啊！」

兩個小學生商議妥協，便跑到花園裏了。謝尼亞用力托着海底亞，累得他渾身是汗。海底亞雖因身體矮小，够不着樹枝，但是有謝尼亞下邊托着他，便不甚費力就上去了。

海底亞蹲在一個較粗的樹枝上，如同倉中的老鼠一般，樹上的栗子很多，是數不清的，並且是喫不完的。若是摘下來，兩個人分着喫，是很有浮餘的。

然謝尼亞雖因幫助朋友，費了許多氣力，可是所得的實益甚少；也不過立在樹底下，用舌頭舐自己的嘴唇而已。那海底亞，在樹上儘量的喫栗子，他剝下來的栗子皮，全落在謝尼亞的面前了。

世間交朋友的，與此相類的很多。上樹的時候，雖借朋友的助力，上樹以後，便把朋友的助力忘了。如海底亞把栗子皮拋下來，還算是好的呢；甚至連栗子皮全不肯拋的！

(未完)

Lewis H. Haney: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經濟名著

經濟思想史

美國韓訥著
臧啓芳譯
硬面四開本一冊
八百七十二頁
定價四元郵費二角

特價二元七角 六月底截止

本書為美國韓訥博士所著，歐美經濟學界莫不視為希有之傑作。全書目的在以批評態度，敘述西方領袖諸國全部經濟思想之發達，以純粹經濟觀察，說明由來經濟思想與哲學及環境所牽連之重要關係。故自上古希伯來、印度、雅典、羅馬之經濟思想起，直至十九世紀下半期英、德、法、美諸國之經濟學派止，作一有系統之敘述。我國關於西方之經濟思想尚乏專著，以供學校教授與私人研究，學者皆引以為憾。茲臧君以信達之筆，譯成此四十萬言之鉅著，既可作專門大學之教本，復可供私人研究之參考。臧君為求科學進步，與利便讀者起見，且於篇首附有「名詞商榷」，篇末附有「索引」，皆譯述界之創舉也。

要綱書本

(節六〇百二 章四十三書全)

- ▲第一部 總論
- ▲第二部 經濟學未成科學以前之經濟思想
- ▲第三部 經濟學成科學後之進化
- ▲第四部 十九世紀下半期各主要學派通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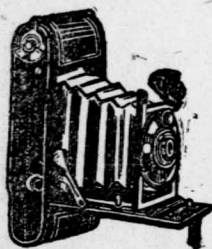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 出版

商務印書館獨家經理

德國伊卡照相機

鏡頭準確 製造完固
推為環球最佳之品

“ICA”



寄即索承錄目品用相照

伊卡鏡箱有單鏡頭與雙
鏡頭兩種且軟片硬片可
以兼用異常便利我國攝
影家亦愛用之
附屬材料一律齊備

柯達照相機 本館亦有經售

商務印書館發售

中西文具

本國筆墨 自來水筆 鉛筆鋼筆 繪圖器具 算尺規尺 信箋信封 各式簿籍

△種類齊備

△定價低廉

獨家經理

自來水筆 派克 活動鉛筆

運動用品

除自製外 並經家經 售美 國造 生公 司之 出品

網球用品

壘球用品

足球用品

籃球用品

對球用品

杖球用品

田賽用品

游泳用品

運動衣褲鞋襪亦有發售



跛

陳寒玉

——恐怖或厄運，不知又光臨到誰家了！

我聽得門外經過的一陣陣嘈雜的聲音，心上想着。

這正是人們爬出夢境，開始向生活裏蠕動的早晨。日光隱伏在白霧裏，曉寒瀰漫着大地上；一切都呈慘淡冷落的景像，使人感着十分的不快意。我下了牀後，把皮袍上的紐子紐好，便開開大門，站上石階，探索一陣陣過去聲音的所以然。

許多路人，都是紛紛議論的向東走去；從他們匆促的步伐裏看來，

他們身上，彷彿大家都負有一種使命似的；面上也都露着異乎尋常而

滿載着驚疑的神色。我在石階上靜默默地站着，激起了兩耳細聽了一

大刻，方才聽得「……偷……賊……」等沒有頭緒的字眼。那我也明

白了，除了又是什麼人家賊偷之外，還有什麼大事上用得着這樣字眼呢。

我的估量，完全沒有一些錯誤。

不久，便有一位鄰人走來告訴我道：「王家昨夜大賊偷，三爺還沒知道罷！」

我道：「沒有，剛才只見一羣一羣人紛紛議論的跑過去，他家怎會賊偷，偷掉的什麼東西？」

「東西倒沒有偷掉什麼，不過昨天捐到的一百多塊洋錢，和銀角子銅元，一估腦兒偷了個精光。」

「啊啊，這還了得！明天營裏的大魚大肉，怎樣交貨呢？」我不禁替他們有些恐慌起來。因為這份公款，是由一鄉前後幾村的人攤捐了，不日開拔的駐防軍辦差的；如今偷掉了，幾村人民，豈不是又要大大的

倒霉！我又問這位鄰人道：「怎樣偷法的，王家這許多人呢？」

「是啊，大家都是這樣說，他們養着這許多佃伙，這賊竟敢上他家的大門，賊膽真不小！而且，前門後門都沒開，竈下不過推開半扇沿街窗，有人說是從這窗出進的，有人却說是先翻簷子進去，然後再開這窗做出口的；因為前院牆沿上，有好幾處石灰脫落着。三爺用了早飯沒事，我同三爺去走走？」

我道：「時候還早，你若空，我們現在便去。」

他自然是贊成的，我們於是同着一條狹窄的泥路上動身走。

記得有句俗話道：「福無雙至，

禍不單行！」世上也自有這樣巧事，昨天營裏傳令下來，吩咐鄉董預備他們開拔，好容易使盡九牛二虎之力，前後幾村捐到了一百多塊大洋錢，偏偏又會給梁上君子光顧了。別的倒不打緊，這位王鄉董先生，不知道着急到怎麼樣了？

我一壁隨着這位鄰居走，一壁這樣胡亂想。我又把故鄉近來的情形，一一向他考究了一回；——因為我已久不回到故鄉來，故鄉的一切，早已隔膜了。——然而也沒有考究到什麼，聽他道來，故鄉依然是昔日的故鄉；雖然不見退化，也沒長進。

不一刻，我們便到王家村。王家大門前，人頭簇簇，大有羣賢畢至，少

長咸集之概。隣人知道我是文弱書生，不會挨擠；他於是自告奮勇，去作前陣，叫我提起皮袍，跟着他走。

好容易擠到王家的上房，小王（鄉董的兒子）已在人叢中瞧見我，便把手在嘴上打着圈兒，高聲招呼。小王小時，曾經和我同過學。但是近十年來，我因為奔走他鄉，見面的機會很難逢。我們一見之下，說了兩句很簡單潤別的客套話，便談到這樁事情上。他把這禍事憂愁地告訴我，並且同了我和我的鄰人，四週察看了一會。一切情形，都和鄰人告訴我的相符合。

王鄉董已急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雖然大家都知道他有錢，損失

這些不算什麼，但他絕不肯承認這
句話，依然急得東竄西投，失去了常
態似的。我們同了小王四週看了一
轉，回進上房時，恰巧對面碰着他；他
一把扯住我含着眼淚道：「三爺！我
們的事情，你也知道了？這算什麼話
呢？」

我只得安慰他道：「這事你也
不用着急，返而弄得心亂神昏；仔細
追查，遲早總會破案的。」

「三爺別的不打緊，許多東西，
明天便要送去的；這麼一來，叫我怎
樣辦呢？三爺！我只有……只有
死。」他說時，不禁一陣熱淚，從臉上
一直拋到黑布褥樹上。

我又懇切地安慰了他一翻，借

着別種事情，和他譬解了一翻；但他
因為大家圍着他，沒有一種他心上
所希望表示，兀是悲不可遏。

霎時間，各圖圖董先生連袂惠
臨了。他們照例驚歎了一回，四處察
看了一回，於是正式聚會，商量補救
辦法。

第一，大家主張先議這筆公款
損失後的辦法。結果由幾位有發言
力的人議決，仍由大家派捐。雖然有
多數人心中對於這議不滿，但因時
間匆促，到期沒有貨交，深恐八大爺
躬臨，反而為小失大。終於大家勉強
應允了。

但接着大家因為盡了兩重義
務，不平雖然捺入肚底，忿怨却頓現

於色相。立刻便將這件事情，向本鄉
幾位有名些的人物身上，一一湊合
上去。因為大家估量外賊不會這樣
熟悉脚路，知道王家家裏藏着錢；一
定是家賊所幹。

第一位，有人猜是劉家的油瓶。
（註：俗稱再醮婦帶往後夫家之前
夫之子。）因為油瓶抽上了一口大
煙，終年却囊空如洗，頗有可疑之點。
但有人，立刻出來證明：油瓶前半月
因為賣房產事，便已離鄉上城，一直
沒有回來；況且他決沒有這樣膽量。
第二位，有人猜是毛風水（即
地師）的野雞頭（即螟蛉子）因為
這小子和劉家的油瓶，同是本鄉一
對有名人物。劉家的油瓶好鴉片，毛

家的野鷄好賭博；人家常稱他們倆是本鄉的一對玉麒麟，取不到的寶。但又有人出來證明；說是三天前這小子自從給青面虎把飯碗在頭上敲了一個窟窿後，一直躺着，沒有出過大門。恐怕也不見得是這小子。

第三位，有人猜是王家祠堂後面，聖堂屋（註：南方鄉間常建小屋祀五聖神，高大如一小方桌，乞兒常伏其中。）裏的一位新來的吊煞田雞。因為這討飯鬼揸着根木拐，一早到晚，拐東拐西，雖說是討飯，難免藉此看脚路。但這話還沒有經過人家一度的考慮，便有一位預會者，帶着譏笑的形容和聲調道：「你們越猜越像了。跛子能做這麼厲害的賊，為

什麼不猜雙目不吐拆字的陶瞎子呢？」他說畢，便將一枝長竹槓煙桿上的象牙嘴，含入嘴裏，斜側着頭，兩眼帶着滑稽光彩的射着屋脊樑，靜候大家的答覆。

大家聽了他這副神色，對於這第三位的猜測，真的立時便覺有些謬誤起來。於是打翻前議，又把這事攔到別人身上去。

經過多數有見識人的討論，便又找到了第四位。大家對於這第四位，都表示着十分同情的態度。

在本鄉土地祠裏，住着一位光身漢。平日似癡非癡，似瘋非瘋，大家知道他姓吳，便和他起了一個「吳癡子」的綽號。講到實際，他並不好

算癡，他也時常和人家做短工，當雜差。不過他的情感，似乎比較人家來得易於衝動；打趣人家是他的拿手戲，得罪人家也是他的老脾氣。而且使起性來，不論高底貧富，都是一律待遇。他絕不知道在地方上，對於大眾的心理，稍為留意一些；因此全鄉人雖然沒有下令驅逐他，而憎惡他的意念，却早發生。性又好酒，手頭弄到一文，便喝一文，因此終年兩袖清風，朝餐不保夕餐。他們對於他有幾點最大的疑點：

（一）吳癡子平日的相道，便有些賊頭鬼腦。因為他不論到什麼地方，常是伸長了頸項，裏外窺探。

（二）吳癡子發癡時，常罵人家

——你家的強盜打劫的……天火燒的……——可見他早已存着不良之心。

(三)吳癡子的身段手脚，確有做賊的可能。

這三大疑點，大家以為頗有研究的價值。並且有幾人出來歷舉吳癡子平日幾件和這疑點有關係的事情，證明這事是吳癡子所幹。——

一件是吳癡子曾經偷過趙小狗家一把毛豆莢。——一件是他時常對人家說：這鄉某家的牆頭太低，賊來容易翻牆子；某家屋矮，狗也跳得上；某家後門已蛀，一推便開。記得王家也會談過。——還有一件是吳癡子曾經空手爬上土地祠的大殿屋脊

上，和人家撈鷓子（即紙鷓）——討論結果，便把這事擱定在吳癡子身上。於是立刻齊集人馬，由小王領頭，預備到土地祠去捉拿。

鄰人問我去看不去看？我遲疑了一會，便決定去看。我因為在異鄉好多年，這樣鄉村活劇，已經好久時候瞧不見，橫豎時間還早，機位難得，便同了鄰人，隨着大眾，前去觀看。

一路有幾人折了幾枝硬樹枝，有幾人折了幾根瘦竹筴，大隊人馬，如臨大敵，殺奔土地祠而去。

經過湯家祠堂，忽然有人提議到祠堂後面瞧瞧吊煞田鷄。有幾位不贊成，有幾位却很贊成。其中尤其是我最同意這舉，因為這位大人物，

我從沒和他相見過。小王見我表示贊成，便也應允了。

我們從祠堂旁的小池沿上抄過去，穿過一座小竹林，便見一所墳墩似的聖堂屋。屋前遮着一條破草席，幾個隨着我們一淘走的村童，早已先我們跳過去，一樹枝便把破席打下。只見裏面倦伏着一隻豬一般的東西，他一聽得許多人去觸犯他的巢窟，便翻過身來，向我們探望。他見我們有幾人手裏捧着樹枝竹筴，面色不覺頓時變動起來；但霎時間，他仍放着很寧靜無事的態度，慢慢地坐了起來。

小王走到屋子前，把竹筴撐在屋簷上，大聲喝問道：「吊煞田鷄！你

這狗養的，平日老早便在街上拐東拐西，今天這麼時候，爲什麼還不出來？是不是昨天夜裏偷了我家的洋錢，辛苦了一夜，今天睡個舒服？你給我從實招。」說畢，便舉起竹筏，在屋背上撇的一下。

這位殘廢者，毫不覺得驚慌；在他一隻老於風塵的面龐上，滿堆着笑容，先把一隻棉絮裹着的右腳，用手從稻柴裏搬到外面，再將身軀旋轉，先把木拐擲到屋外，然後把兩手撐在地上，使勁向前一箭，便到了屋子外面。他笑着對我們道：「諸位好老爺！怎會到這地來？」

小王又問道：「吊煞田雞！我問你昨夜我家大賊偷，偷掉一百多塊

大洋錢，還有零碎角子銅元，你知道麼？」

「啊啊，真的麼？」他面上似乎露着驚疑的神色。

「誰騙你，你別裝腔。」

「咳嗽，阿彌陀佛！我怎敢偷！」

「這賊真是沒有心肝，偷倒王老爺家。」

「你別定性，大家疑心你呢。」

「哈哈，別打趣我了；我要是兩

腳能做賊，也不用到這裏來挨苦討飯了。」說時，搥起手來，在紅鼻子上抹了一下。

這時鄰人推着我，低聲笑着道：

「三爺！這樣半死的人，也有人疑心他做賊。」

我道：「那棉絮裹着的，大概腳是沒有了罷？」

「也不知道怎麼樣，大家也從沒瞧見他解開來過。但他走路時，毫不勞動到這隻壞腳，他只要把那隻好腳和一根木拐替換了一拐，便前進了一大步；大約腳是恐怕沒有了。三爺！你要瞧他走走麼？只要給他一個銅子，他走得很有趣，半邊吊在木拐上，真像一隻田雞。」

我道：「很好。」我便從身邊摸出幾個銅子給鄰人，鄰人便發着滑稽的口令道：「喂！吊煞田雞！你站起來，撐着木拐走十步，我便給你一個銅子。」

幾個小孩子，也都興致勃勃的

叫他這樣做；真的，他望着我們笑了，便吊着木拐，站了起來。他先把木拐夾入左脅，再把棉絮包着的腳，安置在木拐下部的橫桿上；大半個身軀，便交待在木拐上。他使用木拐的方法很巧妙而熟練，他不過夾着木拐在地上一拐，便拐前了近兩步路的地位。在他面上，一些看不出怎樣痛苦和困難，不論誰見了，都可相信他是一位過慣殘廢生活者。

他撐着木拐拐一步，幾個小孩便在旁邊和他報一個數目口令；從一，二，三，四，……直喊到二十，他們還強迫他再走，我覺着有些不忍心了，於是叫鄰人把銅子完全給了他，不要他再走。鄰人或者也覺有動於中，

立刻便把幾個銅子都拋給了他。不多一刻，我們便離開了這跛子隱居的地方，繼續向我們的目的地進行。約莫走了半里路，便到土地祠。

這座土地祠，已經全不是我離別故鄉時的土地祠了！以前兩扇朱紅門，現在一變而為兩扇灰斑污目的破門了！以前四面雪白整齊的牆垣，現在一變而為千瘡百孔，發了一層黑霉的敗壁了！遠遠看去，彷彿傾倒就在眼前似的，兀是有些使人害怕。

首先打進去的，是幾個擱着樹枝竹筱的人。但轉眼間，他們便自相驚吵起來，因為吳癡子已不見了。大

殿上除了蛛網牽着，塵埃疊着的幾件傢伙之外，便只有破廬扉一條，破磚竈一座，破瓦罐鉢兩三個。大家在許多破貨裏抄了一回，也沒有抄到什麼；於是都斷定吳癡子一定已逃上城去。

大家紛吵了一陣，把樹枝竹筱在破貨上揮打了一陣，仍舊退出土地祠。近段人家，也都知道吳癡子幹了這件禍事，深恐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有人便出來證明昨天半夜，的確聽見左近狗咬得很厲害，定是吳癡子來往出進的當兒。更有人出來指示吳癡子的去路，說是清早，離開現在約莫半個時辰，曾見吳癡子在橋頭買了兩根油條，直向望賢壩走去。

有人便說：「那麼，這賊種一定還在望賢壩龍泉茶店裏，沒有逃上城去；因為倘然要逃上城去，必不背着方向向望賢壩走。」

大家以為這話說得很有理，便再齊集全隊人馬，轉向望賢壩走。背後又添了不少瞧熱鬧的人，我和鄰人，也仍舊混在當中一淘隨着走。

事也真湊巧，果不出那位指使者所料：一進望賢壩，便見一個鬼似的人，站在龍泉店前。大家於是相約着不要聲張，恐怕把他嚇跑了，給他漏了網。

然而他對於我們大隊人馬，毫沒有半些恐慌的態度；依然反着兩手，閒若無事的望着我們。

我們離開龍泉五六家門面時，

忽然刷的一聲，他跳在街心了。他又在胸脯上拍了一下，雷聲一般的大喝一聲道：「吒，——來將通名，老夫手下，不死無名之輩。」說畢，便在當街擺了一個坐馬勢，兩手使了一副拉弓式。

我們走得最前的是小王和張三寶。小王不慌不忙，首先上去，不問清紅皂白，伸手便在吳癡子嘴把上一掌。吳癡子本來和張三寶胡擾慣，今天又見他擗着竹筱，耀武揚威，故意出來和他打趣打趣；不料出乎不意中，吃了小王一下耳光，一時兩脚支持不住，往後便翻了一個筋斗。小王乘勢跨進一步，踏住他的背心，怒

火勃發的喝問道：「你這賊種，平日念你窮苦，時常使你弄兩個，你不知好歹，竟敢做起賊來；做賊還罷，你竟敢偷上我王家大門來，你的膽子真不小，你給我講：我王家有何愧負於你？」

吳癡子合伏在小王腳底下，側轉頭來道：「小王！你腳底下知道輕重不知道？我並沒和你打趣過，就是打趣，是這樣打趣的麼？」

「你這狗養的！」——擦！——
「你這千人養的！」——擦！——
「我和你這賊種打趣？今天我
要你的命！」

小王遂在吳癡子背上踹了兩脚，吳癡子從莫名其妙中，不覺大怒

起來。一滑落便滾出小王袴襠，跳起來和小王廝併。小王雖然逞着一時勇氣，究竟不是吳癡子對手；轉眼間，兩人已在地上滾作一團。大家於是大聲喊罵道：「這還了得，做了賊還敢打人。綁起來，綁起來！」

一般瞧熱鬧的人，大家都抱着「各掃自己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主義，都袖手旁觀着。大膽些的，也不過出來問問事由，絕沒有個人出來說句公正話，或者排解排解。霎時間，吳癡子便給他們反剪起兩手，綁得法場上臨刑的囚犯一般。大家又把他全身衣服解開，檢收了一回，也沒有檢收到什麼。經過一度斟酌，於是決定把吳癡子解回王家村，

訊問口供，再作道理。

一路上大家時刻把竹笊和樹枝笞打他，他也不住的破口亂罵。他絕不知道自己已經給人家瞧做十惡的罪犯，大禍已在頭頂上。到了王家村，便將他吊上王家門前的大楊樹上，由王鄉董親自訊問。

王鄉董忍住怒氣，走上前去，裝着好意問他道：「吳癡子！這件事情你從直招，我並不難爲你。須知這筆款子是公款，和營裏辦差用的；如今給你偷了去，差便辦不成，倘然營裏派人來追問，那還了得？你快些給我招。交出洋錢，便饒你沒事；不然，我今天要你的命。」

吳癡子在樹上喘着罵道：「你

這老王八，你別仗着錢多，動不動寬人做賊；你若欺善害良，馬上便要天火燒。你怕丘八，老子明天便去投營，後天帶領兵馬，將你王家村殺個雞犬不留。今天你們人多，儘打便了。」說畢，便把兩眼緊閉起來，咬緊牙關待打。

大家聽了這話，不禁相顧失色。但立刻人叢中便發出一聲么喝道：「這賊種嘴硬，諒他不肯從直招，不如打死他；不打死他大家怕不再受他的害，明天帶了錢贓去投營，我們還得死在他手裏。」

頓時大家便都附和着喊：「打死這賊種！」接着，也不登待商決，幾十枝樹梗竹笊，便對準吳癡子暴雨

般的打下。

唉！這算什麼話！我嚇得魂也快

出竅，兩腿不由自主的，轉身便拖着

鄰人，隨着一般小孩急忙跑。但鄰人

還要站下來看，我無法可想，只得撒

了他的手，一口氣跑回家中。

午飯時候，鄰人才回來；據說吳

癡子已給他們安置在太湖裏了。

唉！這是一會多麼殘酷的慘劇

呢！

這事發生後約莫兩個多月，

——這時我因為不願再在這殺人窠

裏過生活，已遷居到城裏姑母家。

——有一天，我恰巧有事出外，路上忽

然碰着一大羣人，一壁互相紛紛議

論，一壁却很快的走着。我想，一定又有什麼奇事發生了。

我情不自禁的追上前去，擠進

人叢中；只見幾個警察，押着一個蓬

首垢面，反剪着兩手的囚犯。我仔細

對這囚犯一望，無意中不覺使我震

駭到極點。這副面孔，——尤其是一

個紅鼻子，不明明白白是二月前鄉

間的跛子麼。然而他很好很平穩的

在地上走，並不撐着木拐，啊，這是一

回什麼奇事呢？

我又想：世間不乏同面貌的人，

或者我估錯了。然而我終覺得有些

不甘心認這錯。

大家都說這人是賊，一個巧妙

而奸惡的賊。我已忘掉了自己身上

所要幹的事情了，兩腳失掉了主動力的，隨着他們走。並且我向一位同行者打聽這事。

他問我道：「您還沒知道這件事情麼？真是可惡得很……」

我道：「我一些都不知道，不過這人我似乎有些認識他啊？」

「這也許您已經忘記了，這惡賊誰不認識他。兩三月之前，還是裝着蹺脚，撐着一根木拐，挨戶討飯；其實他是一個大賊，裝得這樣。自從郵政局偷掉大批郵票之後，不多時，這賊便不見了。因為這件案子，上下追得很吃緊。」

我恍然大悟了。這時我的心，彷彿落在沸水中，覺着一種劇烈異

常的熱度，把我的心兒燙灼起來。我咬着嘴唇，鎮定了一刻，於是把這假跛子在鄉間的情形，簡單的告訴他。他道：「一些不錯的，正是這惡賊；那時就是郵局偷掉大批郵票之後，他逃避到你們鄉間去了。」

這時雖有漫天的波濤，洶湧上我的心頭，但一切我都不暇去細想。我急問他怎樣會給人瞧破，並且會就擒。

這位行人，對於我的要求，毫不覺着厭煩。他很誠懇的把肩膀靠着我的肩膀，從這件事情的開始講起。

「起初這惡賊大家只知道他是一個乞食爲生的跛子，而且人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忠厚善良之輩。他

挨戶求乞的時候，會念各種經咒，念得很熟利，因此大家頗不嫌惡他。

「唉！人不可以貌相」這句話真是說絕的。自從他的蹤跡發現後，本城接連出了三件大竊案；偷得最利害的，便是郵政局。但誰也料不到是他偷的。此後城裏便不見他的蹤跡了。

「今天這惡賊，不知怎的，真所謂天網恢恢，又想回到城來了。他還沒進城，在路上偷一個上城辦嫁裝的鄉人的洋錢。——據有人說是從鄉間一直跟上的。——忽然給旁人瞧見了；在無可抵賴中，他猛然舉起木拐，將瞧破他的人和鄉人打倒，飛步落荒逃走。他一隻腳上雖然還

拖着棉絮，但他逃得非常迅速，大家都追不上他。

「您想：這惡賊不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麼？假使當時他承認了，多些他不過吃一頓耳光，並不見得有什麼大事。但是，他竟想不到這計劃，終於經不住鄉人兩隻飛毛腿的窮追，給他們捉住了。」

「您想！這惡賊的本事大不大？歷來他們只知道他是一個善良可憐的殘廢者，不知道他是佛口賊心。這事說來，誰都不相信；照我想：大家又不是死人，歷來至少也得發現一些可疑之處。但是他們竟說沒有，您想：他們的眼睛，不是長着擺擺樣的麼？」

這時我們已經到了警區了，我

情真神祕——不過，也不僅他們的

我們大家笑了笑，便分別了。

猛然想到了我及身的事情，不打算

眼睛長着擺擺樣，就是我們的，也不

完

再換進去。我於是笑着道：「這件事

過好比一對出氣洞罷！」

毘陵古蹟誌疑

濟 芸

毘陵自古爲江南勝地之一，古跡頗多。第因滄桑世變，卽無銅駝荆棘之歎，亦多失傳附會之恨！如百牙琴臺，蓼我庵，王祥廟等；稽之史傳，皆有可疑之點。琴臺會誌疑於漱霞齋筆記中，不復贅述。蓼我庵在毘陵新塘鄉王婆嶺，相傳孝子王哀墓在此。古松雙柱，皆數百年物，且多名人題詠。按孝子傳：王儀爲司馬，晉文帝以直言斬之。子哀，字偉元，少有志操，痛父死於非命，盧於墓側，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每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但王隱晉書，明載哀係城陽營陵人，不知墓何在也？

王祥廟在毘陵文成壩南，祠晉王祥。殿右有像如魚形，廟側有臥冰池。又縣西南尚宜鄉有孝感瀆。相傳王祥與繼母寓此，臥冰得雙鯉，故名。武進古跡志：尚宜鄉有臥冰池，舊志謂在漏湖西，孝感瀆爲王祥臥冰得魚之所，並有宅在尚宜鄉，爲母舍建道觀。按晉書：王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欲生魚，時天寒冰凍，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據此則祥並未臥冰。又按本傳：祥字休徵，瑯琊人。漢末攜弟覽，避亂廬江三十年，至晉拜太保。未聞至毘陵。志載流傳，不無附會。或其裔孫嘗居毘陵，追慕祖德，遂以臥冰名池，孝感名瀆，因而立廟於此歟？

COLGATE

金頭香水

氣靜香雅香水
中之無上上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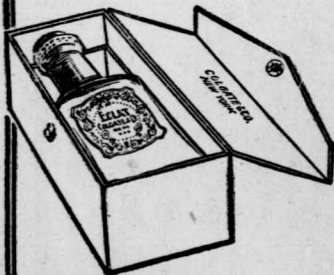


脂粉既敷在美容固已
畢事而於香則未焉
此時數滴金頭香水實
不可或缺蓋衣襟飄香
更添風韻耳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廿九號
任博洋行總經理



孩童之意旨最真

用棕欖香皂洗面浴身必有極舒適之快
 感苟以此皂與孩童應用無有不樂用者
 但孩童之樂用此皂初不知是優是劣祇
 覺身體得有快感耳
 然則既能使人得快感孩童且愛用之其
 佳可知矣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之棕欖香皂
 其香料已經加重並改盛美
 盒益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啟



美製



恩物

烟橋



小戎

牛伯聲和老弟仲華。備了豐盛的酒肴。請親屬們來喫一杯分家酒。爲着他們倆都能夠從大處落墨。都肯喫虧。所以全不費事。不到兩天。不動產動產二一添作五。畫分得清清楚楚。親屬們在席上講些家常老話。大家覺得這樣的分家。兩方面一點齟齬也沒有。真是難得。伯聲本來好的酒量。今天心上高興。格外多喝了幾杯。便有些醉意了。在散席以後。拉着仲華急匆匆的走到他們已故的母親房裏。指着床背後一個木箱說。老弟。這裏頭的東西。我們沒有分呢。仲華心上很奇怪。老兄別的東西。都肯相讓。怎麼

倒不捨這舊木箱。難道中間有什麼貴重的東西麼。便帶着滑稽的口氣說。老哥拿去罷。我不要這撈什子呢。伯聲狠鄭重的說。老弟。這裏的東西很多。並且很有價值。你不要放棄了。仲華說。既是有價值的。怎麼母親的遺屬上。沒有寫着呢。老哥不要哄騙我了。伯聲說。現在且不要空辯。我和你撥了出來再說。仲華有些不願意。知道老哥的脾氣。喜歡故甚其詞的。但是看他的神氣。卻是一本正經。也不便拂他的意。就和他捲起了衣袖。從灰塵蛛網中間。一半拖一半掇的放到窗口。伯聲從衣袋裏摸出一串鑰匙

來。揀着相對的。把木箱的蓋掀開來。這時候。仲華自然全神貫注的看着。不看還好。一看不禁哈哈大笑起來。說。老哥真會開頑笑。我早知是不值錢的破貨呢。總算上了你一個當。我不要這東西。你拿了去給姪兒們頑着罷。伯聲還是莊重的態度說。老弟且不要看輕這些斷頭的泥人。穿破的紙球。折輪的汽車。零落的書冊。我們三十年前的手澤。都在這個上面。並且中間有許多有趣味的歷史。或者你還沒有知道。我正好在這時候說給你聽聽。當下伸手去拾了一個洋囡囡。身上穿着一件藍綢的衣。顏色還沒有焉褪。可是洋囡囡的面孔。卻像傷兵一般。東缺了一塊。西塗了一搭。全不是林檎似的笑渦了。伯聲說。這個洋囡囡是外祖母給我的。當時的價錢很貴。外家境況很窘。外祖父的性子又不好。曾經爲了這件事。惹起老夫婦的勃谿。母親去了好幾天。勸了好幾回。纔算和好如初。這一件藍綢衣。是二表姊給我做的。爲着尋不到材料。又不敢化錢去買。外祖母就把伊自己束在腰裏的汗巾。剪一段

下來。纔得做成。外祖父終究沒有知道。要是知道了。一定要鬧得天翻地覆了。後來你也懂得頑了。便和我爭奪這洋囡囡。我總是不讓。兩下時常哭起來。母親也沒有法子調排。只得一回哄我。一回哄你。但是我和你在那時候。竟成了不相能的意氣。永遠不肯諒解。有一天竟打起來了。母親恨得火冒。便把這洋囡囡藏匿在衣廚裏。我和你討了許久。尋了許久。總是沒有。足足哭了一個黃昏。纔漸漸的忘懷。給我的人。替他做外衣的人。爲了他着惱的人。一個個不在人世了。只有把玩他的我和你。還能够和他相見。如今我也不要他。你也不要他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仲華聽了。也微微的太息。伯聲又去拿出一隻錢袋來。上面繡着花。仲華嘆着說。這東西我記得了。是姨母給你的。後來所有權移轉到我手裏。我到了新年裏。得了壓歲錢。都放在這裏頭。母親每每瞞着我。摸出一半來另外替我放好。我捧了錢袋。鎮日在外面鬼混。買閒食。轉糖人。不是袋兒空空。再也不想回來的。到了我成婚的那年。母親

透澈之語

給我一個儲蓄摺。我正莫名其妙。母親說明了。纔知道就
是我歷年的壓歲錢。還只是一半呢。伯聲說。可不是麼。我
用這錢袋。差不多有六七年。錢多的時候。袋裏裝不下。不
消幾天。真的化作青蚨。一個個飛去。所以我把這錢袋恨
得什麼似的。不去用他了。老弟你可認識這花是誰繡的。
仲華不加思索的回答說。那也不消說得。是姨母的手工
了。伯聲說。不對。這中間也有一節很曲折的故事。我們坐
着細講罷。當下兩人拂去了椅子上的灰塵。坐下來。仲華
說。難道不是姨母所繡的麼。伯聲說。外祖母繡的。伊在當
時。很有鍼神之稱。女弟子也不少。伊家生活都靠伊的十
指。可是伊的兩個女兒。卻很不耐煩這工作。我們母親尤
其不肯學。時常累着伊老人家發火。姨母很聰明。卻只是
偷懶。所以都不能傳伊的衣鉢。母親後來也覺悟了。常以
爲憾事。繡這錢袋的時候。外祖母已經六十四歲了。伊目
光也有些花了。說也可笑。這般老的年紀。還是少年時代
的好勝心。本來姨母拿在手裏繡。舅母來看伊。並且稱讚

伊。姨母平素最多心。以爲舅母言中有物。不是真的稱讚。
當下就把錢袋攔起。冷冷的說。鍼神的女兒。穿一根線也
不行的呢。舅母知道伊的性道。也不和伊計較。搭趣着走
開。可是從此這錢袋。就不去繡了。外祖母看不過。便撐起
了六十花的眼鏡。旋亮了洋燈。完成這個工作。繡完了給
姨母看。並且喚伊的小名阿斐。說。難道你賭了氣。就沒有
人會繡了麼。因着有這樣的經過。母親也很愛視這錢袋
的。仲華說。我覺得天下的外祖母沒有不愛外孫的。伯聲
微微的一笑說。這一木箱的恩物。大半是外祖母去買來
的。我們的父親。終年在外邊做事。回來連餅也不帶幾塊
來的。祖母似乎高興些。但是晚年身體時常有病。沒有機
會買玩具給我們。母親又捨不得化錢。所以只有外祖母
只顧要我們快活。不管什麼。見我們心喜的。總要千方百
計的去買來。說到這裏。聲音放低低說。甚至手頭沒有多
錢。把五十多年前的嫁時衣服。遮遮掩掩送到長生庫裏
去換錢。換了錢就儘量買東西給我們。所以我放了學家。

裏也沒有耐心住。放掉了書包。就到外祖母家裏去。有一天外祖母不舒服。睡在床上。我知道了。躲了一天學。去伴伊。人家都說。這外孫年紀雖小。良心很好。誰知都是這許多玩具的效力呢。說到這裏。停了片刻。問仲華說。這些恩物。如何處置。還是丟在這裏呢。還是也分了一半。各自去保存。仲華說。丟在這裏。以後的歸宿。我們不能預測了。既然有許多歷史意味在上面。我們應當想個較好的處置。就是分了各自攜去。也不過經我們的孩子胡鬧一陣。不消一禮拜。都斷送到垃圾箱裏去了。他們那知道當時有無上之愛在着呢。伯聲說。我們貼了封條。寫着子孫保之的字樣。永遠藏在冷僻的地方。叮囑無論那一個。不許移動他的。這樣不是可以保存了。仲華搖着手說。不妥不妥。儘是金匱石室。到了後代。也要去開放。誰來顧到你的封條呢。並且越是奇貨可居。越起人們的疑猜。不知道中間有多少值錢的東西呢。依我的意思。不如捐給幼稚園罷。陳列在那裏。也使兒童們知道。雖是一點小頑意。都包含

着無限的慈愛。伯聲說。好是好的。不過有兩層意思。覺得也不十分穩妥。一來幼稚園不比博物院。誰有地方容受這破壞敗舊的玩具。二來幼稚園裏恩物。都要動手玩的。怎肯放着只看不動呢。仲華說。有了有了。小學校裏不是有兒童博物館的麼。那纔是各得其所了。伯聲說。好的好的。我們做成了玻璃箱。揀着幾件略略完善的。放在中間。再在標籤上題着幾句說明。好引起兒童們的注意。大家商量定當。便一起走出來。那些親屬。有的留住在家裏的。好一刻不見兄弟們在眼前。正在疑惑。忽然聽見他們倆走來。身上都有些灰塵。便問他們從那裏來。仲華先說。在母親的房裏。伯聲不等他說完。就把方纔的事。傾筐倒篋似說個備細。親屬們聽了。都起異樣的感觸。稱許他們倆不忘其舊。

到了明天。仲華認乎其真的走到小學校裏去。見校長陸先生。說明來意。陸先生也笑起來了。說。這倒是個創舉。不過是那幾種玩具。必須審查一過。仲華倒有些難以回答。

了。若論件數。自然不在少數。但是有教育價值。得上陳列在博物館資格的卻很少。並且在我們看起來。無論一件極平常的東西。都有深長的意思。在局外人看去。便覺得平淡無奇了。昨夜一時興奮。想出了這個辦法來。如今給他審查兩字。卻難住了口。說不出話來了。因此對陸校長說。論起玩具的本身來。並沒有十分名貴。或者竟可說是廢物了。不過我們兄弟倆。卻對他有特殊的感情。想借貴校爲永久的保存。陸先生說。這倒有些爲難了。敵校的兒童博物館。所陳列的東西。至少須有一點觀感上的作用。照仲華兄所說。似乎只能組織一個家庭博物館。性質纔合。仲華聽了。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便說些別的話。告辭而出。還來告訴了伯聲。伯聲點點頭說。本來我們太冒失了。我們自己審查一下。也覺得沒有一件配送到博物館裏去的。我倒有個道理在這裏。你看怎樣。依我的意思。這些東西。過了若干年後。就是沒有人去觸動他。也要自

然的毀壞。要留永久的紀念。只有兩個方法。一個是攝影。一個是圖畫。仲華說。攝影好。攝影好。圖畫那裏及得攝影的維妙維肖呢。我們把許多玩具。陳設一隻桌子上。攝了一張最大的影片。這些東西就是全個兒棄掉了。也沒有意思了。伯聲說。就這樣辦罷。當下便着手這件事。到第三天的傍晚。一張恩物的影片照成了。這些玩具。好似遺蛻一般。仍舊放在木箱裏。也不去顧問了。伯聲和仲華出門去做事了。兩家孩子偵探着這個秘密。便合作的去開發寶藏。搬了出來。喜得什麼似的。但是不到幾天。一點也沒有。後來伯聲和仲華回來。知道了。也沒得話說。把壁上所攝的影片。一壁指着。一壁把當時的兒史。講給他們聽。孩子們睜大了兩顆棋子似的眼睛。大概都是莫名其妙的罷。或者要到他們也有了孩子的時候。纔知道這個旨趣呢。

(注意)

商標



註冊

人生三件事之一

▲「衣」「食」「住」是人生不可缺一的事；今且談談食品罷：

▲食品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合於衛生，且有益身體的。

▲根據這個原則：那麼冠生園著名的美味「陳皮梅各種果子」能夠開胃消食——生津止渴。「果汁牛肉」「結汁牛肉」滋養健胃——充饑下酒；還有各種精美「餅干」「糖果」「罐頭」「西點」「腊味」「廣東特產」等；不但原料揀選最合衛生，而且送禮款客第一的食品啊！

總發行所

上海九畝地冠生園有限公司

支店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西電話中

天津法界馬路口

漢口後城馬路

分銷處

各埠商店均有代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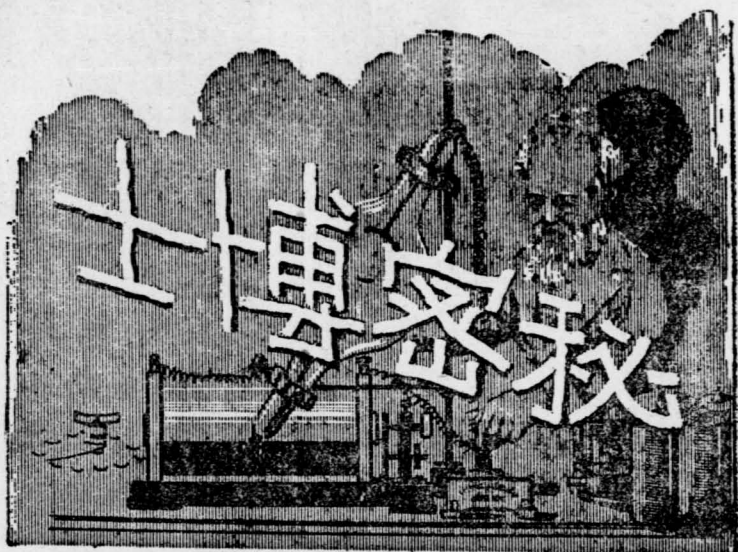
裂子綠香地以
奧林杏花水可立
奏效日美固之亦得
速愈
總經理高登洋行
上海福州路五號
售出均有藥大華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 浙江興業銀行

儲蓄存款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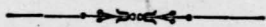
本銀行儲蓄存款利息較普通存款為優設有隨時
可以支取凡有洋一元或銀一兩即可來行開摺存儲
辦理囑託存款專供學婚嫁養老恤孤等用摺存儲並
付零存整付兩限期自三個月起至二十年止支款及
款次數分每一個月或每三個月或每六個月或每一
四種期限愈長利息愈厚成數選擇之法各從其便訂
聚零為整利在隨時積貯成數選擇之法各從其便訂
詳章請向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本銀行取閱可也

小又(90)



By Clement Frezandié.

譯 芝 敏



第十五篇 第六覺官

哈博士歡呼道。葛羅麗姑娘。今天是甚麼好風。居然把你吹到我這裏來。真使我見了。非常高興。陸君。你可好呀。今天你怎會想起。領着你這位情人。同到我這裏來呀。我想必又是來探聽我的秘密的罷。很好。你們來得正巧。我果然又有一種新發明了。先前我發明的。事物。不為不多。但比較起來。那些事物的價值。都及不上如今的這一種。如今的這一種新發明。可算是空前偉大的一種新發明了。葛姑娘聽哈博士說得這樣起勁。忙問道。博士。請教是甚麼新發明呢。哈博士神態很疑重的應道。你問我是甚麼新發明嗎。請你們二位仔細聽着。原來我已發明一種方法。能够使人們有第六種覺官。葛姑娘道。第六種覺

官嗎。你的意思。可是說一個人。除掉觸覺。味覺。嗅覺。聽覺和視覺五種覺官外。再有第六種覺官。能夠辨別物件嗎。哈博士一壁拘手。一壁點頭道。不錯。不錯。我正是這個意思。你真個聰明。聽了我一句簡單的話。便能猜着我的意思。委實非平常人所可及啊。你們二位聽着。據我的理解。在字面上推求。我要說我們人類。至少秉賦着七種顯明的覺官。因為感覺不過是個攙統的名稱。分別起來。當中實在包含着三種各不相同的覺官。我們覺得冷熱。這是一種。我們覺得痛苦。這又是一種。我們碰着物體時。便能覺察物體的形式。這又是一種。這三種感覺。實在是三種完全各別



哈博士拍手道。一點點頭道。不錯。不錯。

二
的覺官。祇因便利稱謂起見。便攙統的稱為感覺了。陸開聽到這裏。插言問道。你說你已新發明了一種覺官。和我們現在已有的覺官。可是完全不相類嗎。哈博士答道。正是。彼此完全不同。葛姑娘道。和甚麼相同呢。哈博士道。和你們已經歷過的萬事萬物。完全不同。因為這一層。我很難對你們解釋。因為你們本沒有這一種覺官。是不容易明瞭的。就如對着瞎眼的人。講述太陽的光。怎樣美麗。對着聾耳的人。講述鳥的鳴聲。怎樣和音樂相似。對着沒有

嗅覺或味覺的人。講述玫瑰花怎樣香甜。再也不能使他領會啊。不過我既已對着你們。說出我又有了一種新發明。總得把這種新發明。對你們講解一番。纔是個道理。我先簡括的說一句。我發明的這種新的覺官。能够啓發新的天機。——神妙的天機。和氣味。視線或聲音。絕不相同。哈博士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道。這樣簡括的說。你們定然更不能够了解了。要得你們了解。我還是從頭講起。我首先要講的。便是我們人類。所有的覺官。在最近的解析中。都負有波動的辨識力。有許多人。也許反對這話。說是嗅覺。味覺和感覺中。並沒有這種辨識力。要曉得我們所有的覺官。實在都是從感覺中發生出來的。所以我相信我們所有的覺官。根本上。完全相類。都可以用「光的極微分子論」來解釋。哈博士說到這裏。略爲停頓了一下。再道。聲波在每種體中。祇含有不多幾次的波動。光波在每秒鐘中。却含有好幾千次的波動。在我們耳朵裏能夠聽見的最高聲音。和光帶的赤外線或熱線之間。有甚大

的間隔。不過這種間隔。我們完全不能覺察的。再講光線。從慢性的赤線。可以進到較速的紫線。這一種狀況。當光被分析時。可以聽見。和虹霓當中的一般。我們講過了紫線。再講那一種稱爲隱匿的化學線。這隱匿的化學線。是我們的覺官所不能够覺察的。據祿保克氏說。蟻類能够覺察這隱匿的化學線。因爲每當這隱匿的光學線。照到他們的卵子上。他們往往便把卵子搬移開去。這隱匿的化學線。便是照相術中所用的。當中也有不可覺察的間隔。哈博士說到這裏。復又頓住。過了片晌。繼續再道。我研究的第一個問題。便是要發明一種方法。使那種種不可覺察的波。我們能夠覺察。葛姑娘。助聲器能够把無線電波的急性波動。變化成較慢的波動。成爲聲音。使得我們聽見。這個你諒必懂得。都末我們若把助聲器重行改造一番。這助聲器當然也可以變化那種種不可覺察的波。和變化無線電波一般。說得清楚些。便是助聲器既經過特別的製造。必然可以把化學波。光波。熱波。或其他種種

的波。都變化成聲音。我對於這一種理解。苦苦的研究之後。覺得並不荒謬。是可以成爲事實的。於是我着手的第一步。是利用一個式樣特別的助聲器。把光波變成爲聲波。這裏我有一種機械。我利用這種機械。便可以聽見光。可以聽出從綠光。紅光或其他各種顏色的光當中。發生的聲音。是各各不同。因爲有了這種機械。假如有一張彩色的圖畫在此。瞎眼的人。祇須靜聽從這圖畫上發出的光波。便能曉得這圖畫上的各種顏色。更能曉得這圖畫中各物的模樣。如人物。樹木和房屋等等。因爲他的觸覺。已把各物的模樣告訴給他了。我這種機械。還不祇是能使盲人讀畫。要能使盲人讀書呢。陸開聽到這裏。忍不住的問道。博士。慢着。我有一句話。須得請教你。照你這樣說來。難道從聲音當中。能夠曉得種種的模樣嗎。這個道理。我委實不明白。哈博士答道。這道理你不明白嗎。其實是不難明白的啊。你要曉得我們所以能夠得到一幅圖畫中各種模樣的印象。是由於那種種的光波。是從各個

不同的地位發出的。若利用我這種機械。因爲那種種的聲波。也是從各個不同的地位發出。當然便能得到每種模樣的同一印象了。我這機械。正在這裏。你們不妨親自試上一試。葛姑娘。你祇須把這些聲音器。放在耳朵上。包管便能聽見了。葛姑娘聽說。當即拿起聲音器。按在耳朵上。很疑神的聽了一會。說道。博士。我並不聽見有甚麼聲音。所聽見的。不過是一種很怪異的轟轟聲。和電話中常常發出的那種複雜的聲音。差仿不多呀。哈博士道。這樣說來。你是已經聽見當中有聲音了。可見我所說的話。並非虛話了。祇因你不曾曉得各種聲音的區分。所以聽不出這是一種甚麼聲音。待我講給你聽。你剛纔聽見的那種聲音。是從辣福爾氏一幅名畫上的各種顏色中發出的。總之。我這機械。可以把無論那一種的波動。變化成聲音。祇須把這電線盤上的導桿。移到那適宜的地位上就行了。二位。這還不足以奇。我對於這一層。既已研究成功。便再作進行的第二步。居然也得到美滿的結果。你們

若不相信。可把這些眼鏡。罩在眼睛上。包管你們又能聽見聲音了。哈博士說這話時。拿起一樣物件。遞給葛姑娘。



15.2

葛姑娘聽了。說當即拿起音器。按在耳朵上。聽了聽。會一聽了聽的神。很。



15.3

可把這眼鏡。罩在眼睛上。包管你們又能聽見聲音了。

着又道。在我們試驗之前。待我先吩咐隔壁室中。奏起音

這物件的形式。很是古怪。既不是眼鏡。又不像望遠鏡。上面有一根柔軟的電線。附着在一具電械上。哈博士接

樂來。說時。伸出一手。在一個當做暗號用的鈕扣上。撇了一撇。隨即再朝着葛姑娘。問道。你可聽見甚麼嗎。葛姑娘

答道。我聽見許多各不相同的閃光物件。和許多可愛的顏色。哈博士道。這就是了。老實對你說。你所聽見的物件。便是一種聲調。這聲調是我的一個助手。在隔壁室中。從繁華鈴上拉出的。我想你們聽了這話。也許不能相信。要疑心我是故神其說。待我把那助手。喚到這裏來。當着你們的面。拉繁華鈴。使你們耳內既聽見他拉的聲調。同時眼睛裏再聽見他拉的聲調。我想你們一定贊成的罷。哈博士既把他那助手。喚到這室中。試驗了一回後。再用我這種機械。能夠使得一個人。用耳朵聽。用眼睛聽。從表面上着想。這個固然已非常的奇幻。實在毫不希罕。不過祇是我這新發明的第一幕。我更要使得一個人。至少能有一種新的覺官。——或是好幾種。陸開插嘴問道。我想你這機械。必能使得一個人。會得覺察每秒鐘各種波動的次數罷。哈博士答道。這個固然。更能把那些可以覺察。或不可覺察的波。能變化成景象。或是聲音。不過這還是使得我們能用原有的覺官。覺察那種種先前不可覺

察的波。並不能使我們有一種新的覺官。所以我不能認為滿意。哈博士說到這裏。忽又頓住。神情很興奮的。靜默了一會。再道。我既不能認為滿意。便又苦心研究。積極進行。結果竟然成功。我竟然已得到一種方法。能够使人有一種新的覺官了。至於這新的覺官。究竟類似甚麼。我委實解說不出。這個方纔我已對你們說過了。不過機械正在這裏。你們可以親自試驗。我自從得到這新的覺官後。常常獨自坐着。一坐好幾個小時。非但不嫌枯寂。且非常的快樂。你們倘也有了這新的覺官。不啻另開闢出一個新的世界。我敢斷定從今以往。你們二位。必天天來到我這裏。必須我把這機械預備一具。送給你們。你們纔肯不來呢。在我揭穿這內幕之前。我先要把我繼續研究。發明這新發明的經過情形。告訴給你們。我既努力的繼續研究。對於視覺和聽覺二層。便又領悟了好些理解。於是。我第一步着力的事。便是要使得我們真個能用眼睛聽。和用耳朵聽。陸開聽了這兩句話。辯道。但是你首先發明的

那種機械。不是已經能夠如此了嗎。哈博士道。不對。我首先發明的那種機械。便是你們剛纔試驗的這一種。這一種機械。不過祇能把景象變化成聲音。或是把聲音變化成景象罷了。他雖能夠使得我們用眼睛聽聲音。用耳朵聽圖畫。却不能夠使得我們用眼睛聽聲音。用耳朵聽圖畫。因此我便決意繼續研究。在研究開始時。覺得這個是絕對不可能之事。眼睛和耳朵。各有各的天然功用。我要變換他們的天然功用。這當然是太奇突了。因為眼睛的眼視衣和眼珠。都不能夠接受聲音的。耳朵的耳膜和耳骨。又都不能夠接受各種景象的。我要使那聽神經和視神經的功用。互掉換。當然是不可能之事了。所以我的獨一希望。祇專注在感覺上。因為感覺是我們的主要的覺官。也便是精選進化（特別機體。專司特別功用之謂。）最少的覺官。我們所有的覺官。如視覺。聽覺。嗅覺。和味覺。既然都是從感覺上發射出來的。感覺神經系。當然賦有相當的力量。可以把聲波和光波。轉達到腦經中去。就如

蚶類。雖沒有眼睛。却能夠覺察各種黑影。尋常的蚯蚓。雖沒有眼睛。却能夠覺察光亮。這便是感覺神經系的功用。因為這種種的事實。我的希望之心。便火熾起來了。我因為手指的指尖。是身體上感覺最靈敏的部份。所以我便利用指尖。當做我的接收機了。我這經過的種種情形。說起來。話長得很。你們多聽了。必致煩燥。我也不必詳細的敘述。祇談談我這研究的結果罷。我這裏有一具小機械。是依照人類眼睛的結構。製造成功的。有適合的眼珠。有液汁。也有眼視衣。這些都是用化學的方法造成。可以替代眼視衣的功用。能夠接收印象。因為真的眼睛中。所接收的印象。祇能保留不多一會。所以我也加上一種化學上的物質。也能夠如此。每逢接受了一種印象後。不消多會。便已回復原狀。準備再接受新的印象。關於這一點。我會把各動物眼睛中的網膜紫色素。精密的研究過。這纔能夠辦到。你們瞧。那個扣在一隻手套的一個手指指尖上的。便是我的人造眼睛。葛姑娘。請你戴上這隻手套。再

把這一個手指。指着牆壁上的任何一幅圖畫。然後再閉上你的眼睛。葛姑娘聽說。便取過那隻手套。很鄭重的戴上。隨便指着一幅圖畫。眼

睛閉得緊緊的。片晌工夫。忽的驚呼道。奇了。奇了。我竟聽得清清楚楚。和睜着眼睛。一般無二。圖畫中所有的物件的各種顏色。都聽得很清晰。一些也不模糊。這真是怪事咧。陸開隨即也戴上那隻手套。試了一試。覺得他情人的話。果然不錯。也不由得十分驚奇。哈博士再彎着腰。從他的寫字檯上。又拿起一隻手套。這手套的一個指尖上。也扣着一個形式怪異的物件。哈博士指着這物件。問道。你



們可認識這是甚麼嗎。這便是我的人造耳朵。用法和人造眼睛相同。你可把這手套戴上。按在你的耳朵上。葛姑

娘當即照辦。哈博士却坐在一架鋼琴前。彈出一種很悅耳的聲調。葛姑娘從那些指尖中。能夠聽見這聲調的音

的緊緊得閉眼睛。畫圖幅一着指便隨。上戴的重都很。套手隻那過取便

韻和耳朵聽。完全一樣。葛姑娘又把這人造眼睛和人造耳朵同時併用。所聽見的聲音。便加倍的高昂。哈博士又笑着說道。這便是

人家空把你當做一位妖魔了。哈博士再道。詳細的情形。恐怕你們聽了膩煩。我不多述。但有幾句話。不能不用透

我這新發明的特殊

帶的說一說。我除掉

之點。如果預備一雙

這人造眼睛。和人造

手套。每一個指尖上。

耳朵以外。再有人造

扣着一隻人造耳朵。

鼻頭。可以用我的手

可以把一個聲音。增

指尖。嗅取氣味。再有

強到十倍。倘在每一

人造的指頭。不必把

個指尖上。扣一個人

食物放入口中。而可

造眼睛。所聽見的光。

以辨嘗食物的滋味。

也能同樣的增強到

至於我第二步着力

十倍。我因為有了這

的事。那真是最困難

種利器。所以能夠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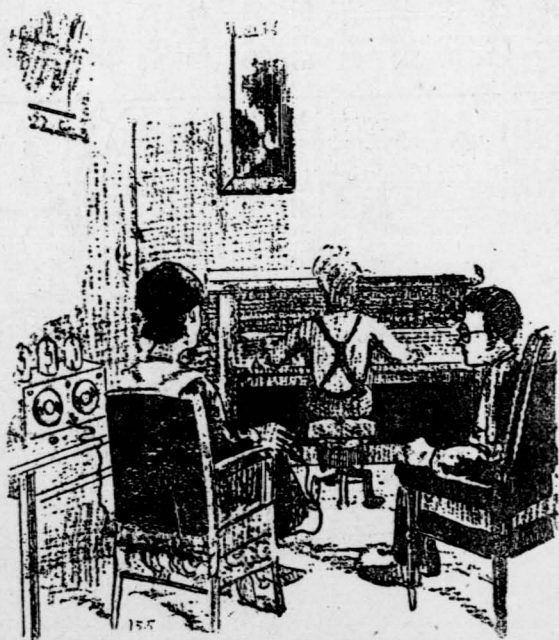
難的了。因為我製造

黑暗中。瞧見物件。和貓類一般。所需的電燈費。又能節省

和上顎。都有天生的眼睛。耳朵。鼻頭和上顎。做我的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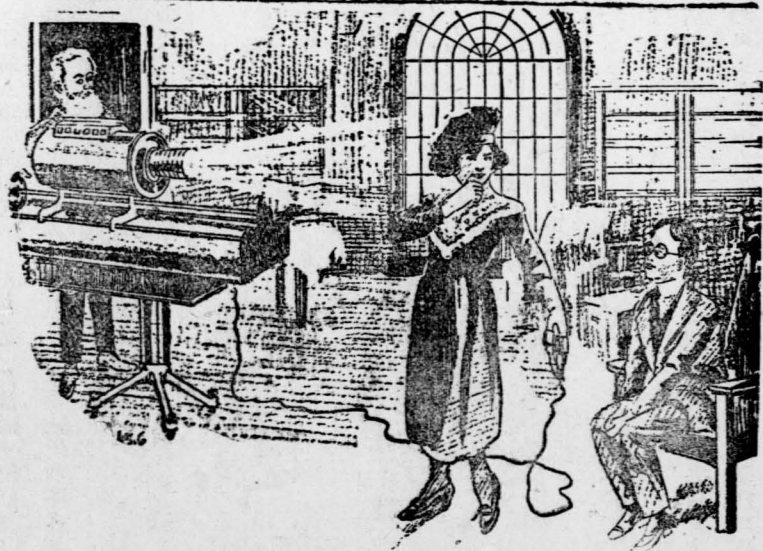
下十分之七。陸開高聲道。博士。你如果生產在中古時代。

我要製造這第六種覺官。却是我的懸空着想。毫無根據。



哈博士坐在鋼琴前。一彈出。一種很悅的聲。

究將怎樣製法纔好呢。我揣想再三。纔從照相術中的怎樣能夠覺察化學線的方法上。得到一些根據。再從井光（物體返映之藍光）幕上。得到一種證據。便是怎樣發生無線電的速波。我又苦苦的研究了好幾個月。這第六種覺官。我居然完美的製成。我替他定了一個名稱。便叫做無線電化學覺官。這個便是這第六種覺官的機械。葛姑娘。你可把這機械。放在你的手指上。看你瞧見些甚麼。葛姑娘。即從哈博士手中。接過一個類似手套的機械。套在手上。先很靜默的站了一會。不多一



葛姑娘。你可把這機械。放在你的手指上。看你瞧見些甚麼。

會。伊的眼光中。露出既驚奇。又愉快的神氣。原來伊覺得有一種大喜欲狂的感覺。爲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哈博士的神情。也很高興。笑着問道。葛姑娘。你對於這第六種覺官。有甚麼感想啊。葛姑娘應道。博士。這個真神奇偉大極了。我覺得生平所經歷的事。沒有一樣。及得上這個有趣。哈博士再加以解釋道。葛姑娘。你所覺察的。

那便是無線電化學波。你可以因此覺察到香氣。美味。聲音或景象。不過都是另一種完全新鮮。在先夢想不到的狀況。至於你方纔聽見的那聲調。並不是普通的音樂。實是在我自家創造的速度無線電的和音啊。

著者按。聲波。光波及無線電波。均因波動而發生。但在音波的慢性波動。因赤外線波的急性波動之間。有一廣大的間隔。爲吾人所不能覺察者。又在紫外線或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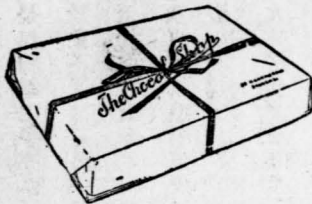
學線。及無線電報的無線電波之間。又有若干之間隔。阻時。吾人固能將無線電波化而爲聲音。則若干年後。吾人或亦能將不可覺察之波。化而爲聲音。倘能果有此一日。則吾人仍應作進一步的探求。製造一種機械。而以一種新的覺官。給與吾人。換言之。即使吾人能直
接的覺察種種不可覺察的波。不必先將其化爲光波
或聲波也。

(第十五篇完)

世界小話

寒玉

聾啞爲人生至不幸之事。但至今日。科學倡明。有聾啞學校之創設。使不幸者與幸運者得處於同等地位。聾啞學校。創設於英蘇格蘭京城。係多瑪斯所發起。時爲西元一千七百六十年。清乾隆二十五年也。至一千八百十七年。即清嘉慶二十二年。美國哈福城亦起而仿照創立一教習聾啞學校。成績卓著。世界各國。始羣起而效之。



糖菓。吾所欲也。

西式糖菓人所同嗜。親眷朋友。送禮尤宜。沙利文之糖菓。選料精而製法奇。甘美精潔。裝飾華麗。銷路暢旺。永無陳貨。誠糖中之上品也。種類繁多。任君選擇。只此一家。並無代售。

上海大馬路卅六號
電話中央三八〇一

The Chocolate Shop (4)



用過
奧林美顏水
支頤微笑容顏好
總經理高登洋行
上海福州路五號

拉福祿



上海黃浦灘路三十一號買勒洋行經理 (二)

各藥房均有出售

著名之療膚藥水
拉福祿為最靈驗之皮膚病藥水功能掃除一切使人受累無窮之皮膚苦痛凡如焚若刺之疥一經此玄妙之靈藥則即消失無餘數千種現狀不同之癬疥已經治愈定亦足為君之助也

東方398(11)

突尼斯略說

仲和
國衡

突尼斯爲法國屬地之一，位置在阿非利加的最北境，突出地中海，形勢很佳勝，長約千里，廣約四百里，面積四十五萬方里，占地很小。國內多山嶺，土壤肥沃，可種小麥果品，和製紙的草，輸出頗盛。山中有大理石，鉛，鐵，鹽等。人口百五十萬，大半爲阿賴伯游牧人。京城就叫突尼斯，在崩角西南，靠近突尼斯湖西北的湖濱。城中居民十七萬，商業興盛，有大市場，王宮，和禮拜堂，都極華美。回教徒所披的紅巾，都是這裏所造。離城的西北約六里，有喀額基古城址，從前曾和羅馬相抗，是史冊上一塊有名的地方。

▲貝度印婦人之一

小說世界 突尼斯略說

貝度印人爲阿刺伯人之一種。那地的婦人，不用網面，所穿的衣服，都是整塊織成藍色的毛布居多數。衣上沒有鈕子和邊縫等東西，只有衿子扣針和心胸扣針在



肩脚上頭搭連起來，就算衣服。此外周身還掛滿許多零碎的符咒，和奇形怪狀的練條，她們當作一種裝飾品。

▲貝度印婦人之二

貝度印婦女有種習慣，終日很好在街上來來往往，常常赤身露體，簡直不懂清潔是什麼東西。她們若是拿着一件東亞式的水瓶兒放在頭上，就算作非常美觀了。

▲法國笑裏藏刀的殖民政策

法蘭西對於突尼斯統治的方法，曾經有優待境內阿喇伯土人，採用放任主義的表示。所以許多土人的風俗習慣，從外面考察起來，仍舊似沒有受着外力的感化而改變過。但法人和那些阿喇伯種人，究竟不是同種族的，關於統治上重要的地方，不能不防備嚴密一點。常言道：「毒龍不及地頭蛇。」此乃的確道理，所以法人外貌，一方面表示和平，籠絡土人；一方面仍舊暗地裏設法防備他們意外反抗。讀者試看圖中，距那回教寺院入口大拱門最近的地方，和法人居留地所在交界的地方，常常派有法國武裝衛兵站崗。



▲以色列後裔的婦女裝束

突尼斯地方以色列後裔猶太婦女的裝束，大概穿絲質的彩文短衫，和緞面繡花狹腳的短褲子。足着小拖鞋，頭戴一頂金銀線條紋織成的尖頂鬆軟蠅尾一般的



帽子。

▲阿喇伯種人的老法鋸木

阿喇伯種，沾染他們歷代祖宗遺傳惡劣懶惰的天性，除掉不願操作辛苦底事業以外，各事都只知墨守舊

法。單就極小的事情鋸木論，仍舊守着舊式遲笨的法子，全和印度人一樣；從來不肯效法歐美，用最新式的



機器來代替人力。他們每遇要將重笨的樹木鋸開小段時候，便整天忙個不了。

▲突尼斯的著名陶器

突尼斯和

巴布——蘇伊

卡附近一帶地

方，向來是出產

精美陶器，有名

的所在。有一種

不透明底瓷器，

更是出名。顏色

以黃和綠最居

多數，式樣很新

奇美觀。還有一

種用日光烘乾

的陶器，也很有

趣。花文純黑，形

象不同，有的用圖案法畫成，有的用習慣的土法。



▲突尼斯土人的著名美術品

突尼斯土人對於刻畫土質陶器，在數百年前，已經

四



著名。直到了今日，仍舊沒有低落。就是價值極便宜底一種，也雕刻得巧妙無比。

▲阿喇伯沙漠上輕便的駝轎
 阿喇伯種的上流婦女們，每當結夥出遊沙漠時，常



喜坐駝駝轎子。駝轎的式樣，如同一個方形帳篷，罩在駝峯上，這篷是一種有彩色條紋的透光布所做，裏面用靈巧的柱子支撐着，彷彿鳥籠的模樣，出發的時候，駝夫在

前騎着馬，押隊帶路，女駝僕則靠在駝身邊步行跟着跑。

▲突尼斯的著名手工銅器

突尼斯的摩爾種人底銅匠，善做黃銅，紅銅，和別種



金屬的物件，而且手工又很巧妙，出品又多。如圖中的那引店，堆滿許多式樣不同的碗，匕首，和大燈等銅器，又有一種很有名的，盛精緻食品用底窄頸瓶。——高身窄頸，類似咖啡壺，雕刻很華麗。

商務印書館精製
名人書畫
摺扇 紈扇

△扇面影印名人書畫
△扇骨均經名工雕琢
本館以多年製扇之經驗力圖改進每年出
品精益求精茲將本年所出種數及價目略
列於下愛用者尚祈早購

摺扇	五等石印二角五分	四等石印二角七分	三等石印二角七分	二等石印二角七分	一等石印二角七分
紈扇	五等石印二角五分	四等石印二角七分	三等石印二角七分	二等石印二角七分	一等石印二角七分

另印 價單 承索 即寄



利歐齊辭
後兼清之
奧林杏花水可
使肌膚舒爽
總經理高登洋行
上海福州路五號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袖又(298)

遣愁集

八册 一元二角

清初張貴勝輯。內分五十一門。蒐幽錄異。雋永風流。無聊中閱之。可以消遣。沉憂中閱之。可以遣愁。為裨海中之奇書也。

香祖筆記

一册 定價二角

王漁洋為一代詩家正宗。出其緒餘。撰為筆記。此香祖筆記乃諸種之一。宋牧仲稱其師法古興會佳。非他種筆記可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徵文揭曉

第三十五號

黃鳥的呼聲

第三十六號

懺悔



黃鳥的呼聲

第三十五號

曠曠着棉絮般的溼霧，黑沉沉連手指都辨不清；滴滴的水點，不絕地往下掉，實在陰森得可怕！但是幾千尺高度以上，依舊浮動着燦爛的星光和潔白的月亮。

這潮溼而濃濁的霧裏，原來置着一所大廈；一陣陣浮譟之聲，飛騰在大廈裏面，幾乎震得大廈將傾。

五分鐘後，頓覺靜寂了；過去五分鐘，浮譟之聲，霎時又增高了；這樣五分鐘五分鐘的來復着，人聲也跟着——會高，一會低。

二

地平線上慢慢波動着一線紫色的光，這時大廈裏靜寂得鴉鵲無聲，大概是睡着了罷？

微風裏送來一種好聽的樂聲，越來越近，已到大廈之頂了；縹緲而清爽之音，把大霧來吹散了。

可是大廈裏的人們，依舊是睡着！

天真的小孩，決不能如大人那們昏睡的罷？睡在玫瑰叢中的華明，是一個神秘的女孩子。她的性情似乎嚴冷；但是和她接近的人都稱她和藹可親。她喜歡靜寂；但有時很興奮。她很同情於無論什麼人。她生得天然的優秀美麗，沉摯和玄妙的思想，常常從她一雙明眸中流露出來。

她很厭倦在物質和實利的世界中滯留着；她覺得這包括全世界的大廈中人們，都憧憧於欺蒙，計較，沉醉，互殺，流離顛倒地來往着，竟沒有終了的一日。

人們爲什麼甘於昏沉呢？誰能指引他們上天國之路呢？天國又在那裏呢？——縹緲而清爽之音，盤旋着她

的頭上；輕妙的微風，舒舒地摩沙着她的烏髮；玫瑰花香一陣陣送來；她覺得異樣的感觸震盪在她心底裏；她知道天國之音臨到此地了。——她趕忙去呼喚人們；但是睡着的人們，怎麼也喚不醒。可憐的人們呀！幾時做完你們的大夢呢？

天堂在咫尺；也在無涯之際。

人們呀！把虛偽的生活拋棄了罷！

這兩句話不絕地在她耳邊繞着。

引人們上天國之路者，

不要把真生命拋棄了！

一切須要犧牲了！

她似乎明白了，低着頭再想了一會，怎麼纔可喚醒他們呢？犧牲了一切拯救淪溺的人們呢？還是隨和着羣衆把自己生命拋棄了罷？！不喚醒睡眠的人們，是清醒者的責任呀！

但是玫瑰花呢？

小說世界 黃鳥的呼聲

還有誰去灌溉牠！

肩摩踵接，逼臥着可憐的人們；有的光着脊梁，有的穿着錦繡的衣服。殘餘的陽光，射在他們的身上，連眼都不睜一睜。他們雖然睡着，一個個的臉上，都現出一種憂悶困苦的神氣；大概人們所受的痛苦，惟有此時是真實的表現罷？

呼呼的自對面山崗上括起一陣風；風過了，天地頓時覺得昏黑異常；再看這大廈的四周和上下，照舊的蒙着一重濃霧。

濃霧漸漸地蓋着地上的人們了。

大路的盡頭，遠遠地浮動着一些亮光，漸漸的照到人們的臥處了，漸漸的看清楚了一——一個女孩子，手裏提着一只笙，閃閃地祇是發着亮；亮光所到之處，人們似乎醒了。——他們本來在大霧中生活着的——她雖然逼近着他們；照澈着他們；然而他們都沒有注意；沒有理會。

人們都起來了，忙着，嚷着，行動着；可惜都不能了解自己的生命！

華明一路走來，看見憧憧往來的人們，好像丟去了什麼似的滿處的亂擾着。

她毫不猶豫的躍上了大廈之頂，吹着神秘的笙，接着唱道：

你們失去的；不是黃金，也不是寶貝；

却是了解生命的一顆明亮亮的心。

牠也不在大海的深處，也不在隱秘的所在；

須要拋棄了一切的虛僞，

那時節才發見了你們的良心。

她這樣反覆地唱着，一連好幾天，雖然喊破了喉嚨，

擾攘着的依舊是擾攘着。

她也不吹了，也不唱了；只靜靜地坐着觀看。

對面山崗上，黑霧照常又起來了；夾着一陣陣陰慘的風。風定了；隱隱一片哭聲，送到她的耳鼓上。跟着聲音

看去：只見大地上有一羣小孩子，中間站着一個魔鬼，張開着巨靈之掌，拿一個個小孩子的心取出來，丟在一邊；一羣小孩子，立刻改了以前活潑潑的狀態，悲切切，空虛的亂撞着；魔鬼吁吁的一笑，徜徉着走了。

一霎時，這些小孩子四散着走了。都失掉了本來面目，附和到衆人隊裏去了。

到了明天，魔鬼又照這樣的法子簸弄着。

她明白了，知道這魔鬼是人類之敵；是一切罪惡的製造者。人們受着他的摧殘，不知有多少年了！她霍的站了起來，想找尋這魔鬼去。

她剛要啓步的時候，聽得下面一片詔笑之聲，使她腳又站住了；往下一望，只見：

金錢堆得像城牆那麼高；在金錢的堆裏，端坐着好幾個肥頭胖腦的人，嘻嘻的笑着。再看他們的旁邊，都是些骨瘦如柴的人們；一個個都兩手滿滿地抱着金錢，去堆在胖人的腳下，看他們竟像忘了自己的痛苦，一步一

頭的好容易搬到了；回頭又去搬第二次，不知怎的，那肥胖的條的伸出一只手，抓住地下的一人，往他嘴裏就塞；只見他喉嚨稍稍一直，骨都的咽得無影無蹤了；接着又來抓第二個。可怕啊！看不出這麼肥胖的人，伸出的手，比鷹爪還尖銳得可怕。咳！奇怪！怎麼地下的瘦人，依舊詔笑着迎合這些肥胖的人呢？難不成是機械麼？不是人麼？

嘩啦的一聲，一切都變做一團濃霧；甚麼都不見了，濃霧裏頭透出些銅臭，血臭，腥臭，種種的惡臭；令人作惡。

濃霧漸漸的淡了；只見：

一排排的刀鎗劍戟，密密地插得如森林一般；森林般的刀鎗中間，有一片廣場，排列着一行又高又大的虎皮椅子，一個個虎鬚滿面尖嘴鵝睛的怪物，踞在中間；遠遠望去，倒像一只只兇惡的狼；再看他們的旁邊，都是些斷頭折臂的人們，匍匐着伏在他們的脚下；隱隱的透着微細的哭聲。那些坐着的人，却歡呼喧笑，揎拳捋臂地自鳴得意。

魔鬼來了！魔鬼又來了！魔鬼在遠遠的大路上站着；他的周圍都繞着大霧。

好幾千萬羸弱的人們，一蹙一蹙的都打從魔鬼手下經過；如潮水般湧着，如密般哄囂地叫着；都投奔到一條條歧路上去。可怕呀！這些路上，明明有木標寫着「自殺之路」，「墮落之路」，「搶奪之路」，「陷阱之路」，「冤枉之路」……再看中間的大路上，平坦坦的開遍了燦爛之花，高懸着光明之燈；他們難道不看見麼？不是的！他們實是在被魔鬼挖去了良心，弄盲了眼了；不由自主的支配而亂撞在這黑霧的中間。呀！可憐的人們啊！你們幾時纔能自覺着錯，誤呢？

魔鬼的笑聲又作了。

！……！……！……！

神秘的笙音又動了；微妙的歌聲又作了；

玫瑰是枯萎了！

誰能灌溉他？但是復活又在什麼時間呢？

引人們上天國之路者，

不要把真生命拋棄了！

一切須要犧牲了！

她這樣反覆地念着，直到聲音啞了；沒有氣力了；她

嘶嘶地喊了一聲：「犧牲！」

以後再也沒有聲息了。

從此只有孤另另的一個笙，被餘光照着發亮。

風聲又起了；魔鬼又來了；人們仍舊在黑霧中擾動；

可是和藹的華明再也不能出現了！

縹緲而清爽之音發生在大廈之頂，好像是說：「犧

牲，「犧牲」原來是一只美麗的黃鳥，棲在黃金般的笙

上唱着這是華明的靈魂罷？

轟轟的幾聲，發出在濃黑的霧中；魔鬼又在那裏作

祟了；四面火光通紅，哭聲震天地，人類的末日到了！

響的一聲，金光燦爛的笙，頓時粉碎，一片片由濃霧

中沈下去，剛掉在魔鬼的頭上。黃鳥很悲慘地呼了一聲，跟着飛落到大霧裏，在魔鬼的頭上，來回盤旋着。

一匹匹馬，無辜的爲了人們所殺，而失了常態；在火中狂奔亂嘶着；腳底下踐着的，不知是人還是牠的同類？

人們是由欺瞞，計較，沉醉的結果而自相殘殺！但是雞，犬，牛，羊呢？

黃鳥見着悲慘的廝殺，也不恐懼；她早知人們總有這一日的！她又慢慢在煙中前進着；又聽見唱道：

人們呀！你們光明的日子到了！

你們的末日也到了！

你們快來戰勝這末日的浩劫罷！

呀！枯萎的玫瑰，竟有復活之期嗎？

但是灌溉牠的，又是誰呢？

不過大廈裏的人們，是怕見陽光的。那末是始終昏沉地不成？！不只要他們能够自覺；能够待到日出。於是

黃鳥又進行她的責任了。

黃鳥在戰場上繞了一週，只見所有城郭全變成小邱了，城渠裏泊泊的流着血水；一種烟火腥穢之氣，辣辣刺鼻；圯垣敗瓦之中，橫七豎八的躺了無數的死尸；幾匹戰馬，盤倒在地上，想掙又掙不起；剩餘的火，四下裏無意識的燒着。戰疲的青年們臥在地上；雖然到了現在，自覺着一向蹲踞在虛偽和昏沈中是不對；但是都怕見這微明之光，將要呼呼地睡着了。

自覺的青年們呀！你們快起來吧！

幾千萬可愛的生命，犧牲到那裏去了？

但是要建設新世界，

把一切陳腐之蹟先破壞了！

晨鐘鳴了！

大地光明了！

犧牲破壞！建設！

一陣陣清新的涼風，和着清晰的歌聲，吹澈到青年
的心腑；都起來了；撥燃了四下裏的餘火，頓時一片紅光，

把陳腐之蹟，化爲灰塵。

這時四下裏浮動着紫色的光；縹緲而清爽之音，繞於空中。

魔鬼蹬在山坡上，撒撒的抖；兇惡之光從眼睛中暴露着。黃鳥唱着得勝之歌，盤旋在他的頭上，魔鬼倏的伸出巨爪，抓着黃鳥，一口把她吞了。奇怪！黃鳥剛到了魔鬼的肚裏；魔鬼眼睛上兇惡之光先沒有了；面容也改了；聲音也變了；一切都從兇惡之光轉爲和藹之氣，竟是一個神祕的女孩子華明咧！原來黃鳥又戰勝了。她領着青年在晨光中舞着。

青年們一壁舞，一壁唱：

枯萎的玫瑰！

也有復活的一日。

兇惡的魔鬼！

也有他的末日。

可愛的黃鳥呀！

付我們以新生命；

付我們以新生命！

乃是華明！

華明也跟着唱道：

犧牲了一切；

覺悟了衆生！

可愛的陽光；

永隨着我們！

天堂咫尺；

也在無涯之際；

天國之路上，

懺悔

熾微的晨光，方從薄弱地朝霧中透射出來；湖堤上

的柳絲，承受着的幾點露珠兒，被美麗的陽光映着，晃

怎能容留着半點虛偽！

一聲聲清越的歌，響徹着雲漢；幾乎騰穿了大廈之頂。

燦爛的星光，和潔白的月亮之中，一個女孩用手掬着從天空中掉下來的甘露；一壁去灌溉地上的玫瑰。一陣陣馥郁的花香在空中擴散着；一句句清妙的歌聲，在空中盪漾着。

從此大廈之頂上，永遠見不着濃黑的溼霧。

人們都復了本來的面目。

引人們上天國之路者；

須要犧牲了一切！

完

楞地發出水晶似的光彩；澄清的湖水，被微風吹起一片碧粼粼的波紋。這時空氣十分幽雅沉靜，分外清涼新鮮；再加上那新綠的嫩枝上，還停着幾隻小鳥，喧噪着不住唱那晨安的歌曲。忽然在這神祕的仙境裏，發出一種聲音極沉痛而淒絕的長嘆；頓時將這大好仙境似的春晨，霎時間變成爲悲慘而淒涼的地獄情境；連樹頭上的小鳥們，都被這「噯」的一聲衝動，吱吱的叫着都驚飛散了。

原來綠蔭底下，有一條石凳，坐着一位瘦削面龐的青年，兩手支着頤，眼睜睜看那湖面。一望而知，他是給憂鬱煩惱所包圍着的可憐蟲，來到此處發舒他心裏積悶的。可是他自一聲長嘯後，也絕無聲息，好似受了催眠似的。

那遠遠在望的禮拜堂裏的鐘樓，又送出悠蕩的鐘聲來了。這位麻醉了似的青年，隨又嘯了一口氣，跟着低聲自言自語道：「我是不容於社會了；社會上無我立足地

了；我也不願再與社會重晤面！犧牲罷！肉體沒有不腐爛的時候，遲早終免不了一個死，留着臭皮囊，惡人憎惡，幹什麼？不如在這美麗湖山告了別罷！——做我葬地罷！他陸續地說完，也不暇再思索，抖衣起來就向湖裏一跳。恰在這個當兒，禮拜堂裏第二遍的鐘又響起來；猛然將他攝住。他又反轉來想：這一死不打緊，我一生名譽掃地，終無恢復的日子，那不是更糟了麼？鐘聲正喚我呢！我去接受基督的福音罷！留着殘身，後來或許有完全我人格的餘地。自殺是懦弱的，是無志氣的，不是青年們所當幹的，我爲什麼尋死呢！爲什麼不以死的精神，去另振作一番新事業呢！我不值得一死的呀！上帝！您也不許我死了事的罷！他雙膝跪倒了地，高高舉起雙拳，緊緊握住，仰着天作懇切的禱告。兩隻枯燥的眼睛，還滴滴溜溜淌下了兩行熱淚來。他感覺從前所造的罪惡，還有懺悔的餘地。

堅固雄壯而可觀的教堂建築，外面高聳直起一座

尖塔，塔尖上還豎着一個十字架，表示耶穌爲世人而犧牲流血的紀念品。他來到門首，想進出訴說自己感覺罪惡的痛苦，求牧師給他洗禮；或者沐耶穌之餘澤，得微天寵，而饒恕他一切已往的罪惡，也未可知的。他欣然拾階而上；忽然裏面飛出一陣悠揚動聽的羣衆唱讚美詩聲。他笑孜孜聆着，吐了一口氣，覺得心中寬舒非常，沁入肺腑，精神爲之一振；急忙推着門進去，見上面講臺上顛巍巍站着一位老牧師，捧着一本讚美詩集，接續着唱呢。底下一般人，都站立着隨唱；有不識字的也是哼啞念着——恐怕還不知道他讚美是什麼意思呢！——他輪着眼，東西看了一回，未便上去。忽歌聲截住，那老牧師跟接着命一人領袖着禱告。大家就都俯下頭，閉上眼，靜悄悄。地只有一人在那裏沉默地祝禱着。他更不好於此時上去發話，睜大着眼，想着禱告一完，就好上去向牧師懇求；也忘却跟大衆閉眼祈福。不料他立着的前排上，有一位輕挑少年，乘人不備之際，公然加侮辱於一個異性青年

身上；可怪她也並不拒絕。但因是將他怔住了。他很奇怪，暗想這不是神聖的禮拜堂，諸天使圍護着的聖地麼？怎樣他們膽敢在廣衆間，行此不道德的事呢？這不是太冒瀆這神聖的聖堂麼？豈難道自以爲耶教徒，特有耶穌在天扶護，一概膽大妄爲，無所顧忌了麼？他正一串着自問個不休；不想禱告已畢，牧師宣告散會。大衆一閃而散，將他亦隨擠了出來。

他茫然如失，步回下處，恐怖黑暗又重疊着包裹起來；如失了指南針的火輪船，在大霧瀰漫中，摸不準一定方向似的。他反覆想着：恐怕上帝不肯收容我罷？爲什麼今日掬誠而去，弄得頭昏腦漲，毫無結果而回呢？上帝摒絕我了，忍心放逐我在茫茫沙漠中，任我東西飄泊着，一點也不憐恤我了罷！唉！我本是造孽極深的人呀！他忽又連想到教堂中之一幕，不禁慘然思量道：他們不是登天國之先驅者麼？原來也是如此？他即刻起了一個莫大疑問，想着：是否一爲耶教徒，即可說是懺悔有據，憑天大罪

惡，就可掩飾過去向着虛空的上帝，鴻冥的獨生子禱告，祈福，即能聽見，而加我以援助，償我所願的麼？但是上帝冥冥着看不見，耶穌升天已近二千年，我從什麼方法，可以得到實在憑據？況且現在做了耶教徒的人，也有不少在世作惡的，不看當今袞袞諸公，掛着教徒的美名，在那裏鬼鬼祟祟，不顧人民的痛苦，和社會的輿論，行那假公濟私的事情麼？我是積極的懺悔者，怎可再入此虛謬途上去？我真不願意再與社會，虛相委蛇同周旋了。我求解脫罷！——解脫則大解脫；聽說佛法無邊，不如做個高僧，深寺大院去靜修，了我一切，與世界社會不相聞問；這倒是乾乾淨淨一個痛快了當的解決方法。這不是勝於耶教徒仍在世上造惡，好多了麼？他想了一回；就堅決了志向，去做一個清淨的和尙。

他來到一引理髮店裏，和一位理髮匠說：請您把我頭上的千萬根煩惱絲一齊全剃去了罷！理髮匠笑向着他答道：全剃了多末難看呢，還不如整理整理您現在的

西髮罷！他毅然說道：難看，怕什麼？全剃了倒還覺得清爽涼快些。理髮匠只得順從了主顧的吩咐，翹起了剃頭刀，將他那時髦的西髮，一簇簇的剃去。他往玻璃鏡裏望去，看見了自己模樣，油然一陣心酸，不覺眼一紅，淚要隨之而落；又恐怕他人看見笑話，極力鎮持着。那無情剃刀，一刀刀的刮去，簡直不是剃髮，好像割他的心，一片片切碎了。諸君要知道，這不是他尙留戀什麼，不捨這些頭髮；確是人們對於驟然激烈變遷的感慨罷！等到剃完了髮，牛山濯濯，他倒覺一腔清涼。

他在一所清淨寺院裏住着，每天早晨晚上，終是向那木偶不言的菩薩，焚香禮拜，很虔心的默禱着說：求菩薩饒恕他已往一切，他雖然如此虔誠住在廟裏，可是沒有披袈裟，戴僧帽；因為他沒有切實的保證人，所以那位長老不肯給他剃度；況且他也沒有這一筆爲僧費。要他做一個伙頭僧罷，他本是一位文弱書生，挑不動水，燒不了飯的。他無法，只得閒住着，每月貼些許房飯錢。雖有時

哀懇求長老超度爲僧，但是那長老終是婉言謝絕。

有一天，寺裏甚是嘈雜，大家哄動着說：左近一個廟裏，有一個和尚，不守清規，私吸鴉片，強佔良家婦女，被人告發了；現在被區裏帶去罰辦。他聽了之後，很是懷疑想着：爲什麼他做了和尚，還要犯法？做了和尚，豈不是七情斷絕，六慾皆空麼？他既做了和尚，還要犯法造惡；那末我造了罪惡的人，又何必再做和尚啊！我曉得了，和尚也是血肉攙成的凡胎，是一個人，無怪其和我從前一樣去造罪惡，弄是非。如此看起來，一個人要不造惡做歹，除非不要做人，不到世界上來；若要是一個人，到世界上來，總是要造些罪惡的罷！我的罪惡，終究沒有懺悔過來的時候了。我爲什麼是一個人，爲什麼到世上來？他悠然想去，神遊太虛而痛絕過去。

自他感覺了罪惡痛苦，遽爾棄家遁去，飄然來到寺院，已約半年了。當那時他的父母，知道了他這樣行爲，當然常嘆他沒出息；後來他走了，杳無音信，不免又生望子

歸來的心。那母親更不必說，東託人找尋，西向人探問，日夜焦思着。唉！他那裏曉得，因出外懺悔罪惡，而又闖下如此一個大罪過。這也是他是「人」的緣故罷？

後來終算皇天不負苦心人，居然給他母親打聽着了。他的下落，急忙趕到寺院裏來，勸他回去。他看見了母親，由天性中微出許多熱淚。他母親當然是抽抽噎噎哭個不住。他們見了，未曾說話，倒先以淚代表，互相訴說了心裏的事情。後來他跪在母親膝下道：母親！您爲什麼還來找尋不肖的兒子？我玷辱了家庭，貽憂雙親，我是罪大惡極的人了。沒有顏面再見母親們了。他母親就攙着他說：苦命的兒子！只要你悔改一切，同我好好的回去；有我們在這裏，沒有人敢侮辱你的。他喘着說：母親！您饒恕我了麼？您不追究我以前的事體麼？他母親撫着他說：我沒有不饒恕你的，只要你以後好好的長進就是了。

他就很高興的跟了他母親回去，到了家裏，他嚴厲的父親，雖然板起了面孔，然而見了他憔悴的面龐，也不

忍怎樣發作；不過斷喝着說：你給我重翻紅腳盆的另做一個人兒！他低着頭，尋思重翻紅腳盆另做一個人的滋味來。默默地懷感着，踱到自己房裏，前前後後的追想着：我先前不是要跳湖尋死，這是多末傻呀！父親不是說可以重翻紅腳盆的另做一個人麼？後來我又要入耶教做教徒，皈佛法做和尚，雖然想要懺悔自己；但這可是捨近水救火了。現放着在堂兩位老人不去懇求，偏偏跑到外邊，受盡苦楚。向着在天的父禱告饒恕，他終是沒有給我

一個回答。向那木偶的觀音娘娘默求超度，她也是呆板的面孔，不動聲色。現在好了！我的在堂老父，他居然超度了我，另做一個人兒。我的親愛老娘親，她也說沒有不饒恕我的。從此之後，有人饒恕了我一切已往罪惡，勉勵我以後一切事業。我一身洗得乾淨無塵了。他如此的想法，身心頓覺清爽，笑顏可掬的，倚在樓窗，望着那東山出來的月兒，漸漸的移到當空，潔白的光芒，普照了大地，越顯得大地十分清淨而光明的了。

~~~~~  
完  
~~~~~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俗醫書

- | | | |
|-----------|----|------|
| 神經衰弱自療法 | 一册 | 三角 |
| 實用救急法 | 一册 | 三角五分 |
| 胃腸機能保養法 | 一册 | 一角五分 |
| 霍亂預防法 | 一册 | 一角五分 |
| 肺結核症再發之預防 | 一册 | 二角 |
| 可怕的猩紅熱 | 一册 | 一角五分 |
| 瘧疾一夕談 | 一册 | 一角五分 |

又(303)軸



奧林美顏水
能使
冰肌玉骨
安容無雙

總經理高登洋行
上海福州路五號

售出有均房藥大各

商務印書館

標點宋人平話

左列現存宋人平話四種係我國古代白話文學中之重要作品本館特加新式標點鉛印行世以廣流傳

新編五代史平話 一册 六角

據武進董大理景刊宋巾箱本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 一册 二角

據上虞羅振玉景印日本三浦將軍所藏宋槧本

大宋宣和遺事 一册 三角半

據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

京本通俗小說 一册 二角半

據江東老嫗影元人寫本

怪叟偵探談

(原名) Un Amateur de Mystères
法國 J. Joseph-Renaud 著

(續篇)

吳山譯

搏捕之妻

(原名) Le Drame du manoir de Barnstale

(一)

怪叟是日。坐於乳茶社之一隅。緘默不語。異乎往日之多言。手中握細繩。玩弄不輟。余怪其違異常態。數以語挑之。終屬徒然。時隣座有少年律師數人。作葉子戲方酣。有頃。戲罷。付酒食資訖。紛紛離社。叟忽精神煥發。如夢初醒。謂余曰。君見余緘默。必怪其有易故態。老朽不言。蓋有故焉。頃見衆作葉子戲。不期憶及巴斯達爵士宅中奇案。根觸其事。不自覺思之深也。余曰。叟得毋謂此流行之葉子戲。與彼殺人案有關乎。叟曰。然。惟其事自我觀之。迥異乎衆人所臆測。案事迄今猶未解決。警探束手。目爲玄奇之案。唯是事實昭然。苟能循理以求。尙何玄奇之有。君猶能記案事之梗概否。老朽試爲君述之。九月二十日。巴斯達爵士廣邀賓客。作圍獵之戲。濟濟跼跼。頗極一時之盛。獵時賓友中有嗜博者。留邸中。從所好焉。爵士雅不喜博。而其夫人則不然。嗜賭如命。幾有一日不可無此之概。賭而負。輒由其夫爲之償。爵士愛婦摯。不之責。間露不懌色而已。以是夫人每於爵士出獵後。始集人作葉子戲。夜間爵士歸。則聚而劇談。以消長夜。爵士有姑母。名吉娜夫人。老



而寡。夫在。種植致富。廣有資財。死時。盡以遺婦。吉娜夫人既無子弟。突然孤獨。除內姪巴斯達爵士外。別無戚串。平日對巴。極憐愛。蓄意以所有遺之。但夫人年雖五十有五。而去死尚遠。以其身體固甚強壯也。年必以數閱月。寓乃姪處。有女書記名郝德。爲之僮。但夫人有奇癖。見其姪媳。嬌豔豪華。頗不謂然。蓋夫人雖挾鉅產。而居甚節儉。於以知夫人之惡其姪媳。非無因也。加以巴婦不善持家。縱情賭博。以是益不直其所爲焉。以上均與案事無重大關係。今將入正文矣。九月二十日夜半。郝德夢中爲呼聲驚醒。聲出自主母室。而郝之臥室。適居其主母之室之上。故聞之至悉。但舊式房屋。牆壁極厚。究屬何聲。則不克辨別矣。而郝當時。則確認爲其主母呼號憤怒之聲也。於時。郝屏息靜聽。冀有所得。顧聲音啾啾。不易辨悉。忽聞有傢具倒地聲。既而寂然。一無聲息。郝心知有異。戰慄不止。既而強自鎮定。決然離牀。赴主母室。以視究竟。但把門欲啓時。覺門已自外下鍵。大震。亟按電鈴。傳喚邸僕。並大聲呼救。一

面猛擊室門。以示警。爲首奔視之人。爲巴斯達爵士。審知呼救之聲。發自郝德臥室。急奔之。見鑰梗鎖孔中。遂啓關入。時距郝德聞其主母室中之發聲。僅數分鐘而已。郝見巴。卽以所聞告。於時。爵邸中人聲雜亂。男女賓客。以及僕役。均聞驚出室。有衣衷衣者。有衣服不全者。形形色色。頗堪發噱。而衆人毫不之顧。奔馳問詢。嗷嗷之聲滿屋矣。爵士聞郝語後。急奔其姑臥室。狂叩其門。不聞聲息。力推之。不得入。蓋已自內下鍵矣。速僕以斧至。破門而入。見一窗敞開。月光如洗。自窗直射。照徹一室。吉娜夫人張手挺臥地上。目定口呆。頭旁血污狼藉。狀殊慘怖。客中有醫士。立前救治。顧已無及。吉娜夫人腦蓋受傷極重。頸際有紫血痕。宛然。足見有人。曾欲扼殺之也。環視室中。則鏡臺之屨。已被撬開。足徵賊爲竊物來也。吉娜夫人之爲人。與多數法國人之性情相同。極不信任銀行者也。平日鉅款。常親自保存。是晚。吉娜藏銀錢鑽寶之屨。均被撬。屨中錢物。搜括一空。賊徒竊得財物後。自窗逸去。甚屬易易。因吉娜身

體肥睡。艱於登樓。巴斯達特爲之闢一室於最下層。以省登降之勞。今乃被賊所乘。殊出意料之外。然吉娜膽力極弱。每晚必緊閉其窗。若欲自外開之。殊屬難能。賊人逞凶時。吉娜夫人尙身御睡衣。足趺拖鞋焉。郝德見主母氣絕。立即暈去。比醒。撫屍大哭。有勸之暫離此室者。郝不聽。哭益力。且推去慰之之人。於時。忽有人提及爵夫人何不蒞止者。女僕若納謂爵夫人入夜患病甚劇。驟聞噩耗。恐益其病。不如毋使之知。郝聞若納語。一躍起立。瞪目環顧。若蘊有無數怒氣者然。衆見此狀。驚愕不知所措。有客前問曰。女士何欲……郝氣壅於胸。聲斷續間以哭泣。答曰。殺……殺我主母而竊其財物者。巴斯達爵夫人也……儂敢斷言……儂敢在主宰前設誓……語訖。復踣於地。執死者手。親之不已。繼以呼號。

(11)

叟語時。手中作結不輟。啜牛乳一口。微噓其氣。續曰。郝語發後。衆人之感想如何。君必能揣度得之。雖其時爵夫人

臥病在牀。莫敢以郝語告。而爵邸四鄰。及敦倫全城。則莫不知爵夫人被指爲殺人之凶矣。至郝德自發出此可怖之言後。絨吻不聲。未幾。精神略平復。即歸臥室。整理箱籠。揚言主母葬後。立即離他去。巴斯達爵士對於郝之舉。誼。毫不介意。知其將行。餽遺甚厚。郝堅拒不受。寢食不離臥室。除偵探向之探問事實外。終日默然。不與人接談。其時四鄰謠譟繁興。至謂爵夫人已被控爲殺人凶。拘捕之牒已出矣。老朽試將其中詳情。爲君述之。吉娜夫人被殺前一日。爵士行獵於外。爵夫人在邸作葉子戲。大負。其數甚鉅。爵夫人將無力償此款於賭友齊培。報館訪員來探消息者。實繁有徒。而消息祇此而已。警署方面所得者較多。惟嚴守祕密。不即宣布。衆人因之等待開庭。望眼將穿矣。開庭之日。爲九月二十五日。庭中人頭攢動。無一隙插足地。老朽賄一警卒。得於第一排上獲一座位。距余處不遠。巴斯達爵士在焉。身體偉大。軀幹甚壯。面作暗紅色。飽受山野空氣之徵也。爲之辯護之律師。名英吉武。居其旁

者爲巴友齊培。鬚髮蒼白。態度高貴。先由官醫報告死者狀況曰：

吉娜夫人腦蓋受傷甚重。就其狀測之。係仰身後跌。腦蓋觸梳洗檯之大理石稜上。以致殞命。至頸際紫血印痕。係凶徒以手扼死者之頸所致。顧用力雖猛。而爲時極促。實不足致命焉。

其餘證人報告。均極簡略。衆人據以忖度。僉謂賊徒自門而入。竊得鉅額財物後。越窗逸去。適窗外有一花籃。賊足踏是籃。落於平地。復有一鐵錘。倚牆立。賊卽用此刮地。消滅足跡。園中路徑均鋪細石。賊循徑至草地。越一溝。直至牆下。攀越而出。時天氣亢燥。土質堅硬。故遍覓不見賊之足跡。總之。爵邸中情形。賊固洞悉靡遺者。不然。何由知郝德之室。居吉娜夫人之上耶。賊懼郝聞聲來救。故將其肩閉室中。由是觀之。賊蓋先潛入爵邸。肩郝之室門。然後由門入吉娜夫人臥室者。先是。人疑賊係自窗躍入者。蓋誤耳。况吉娜夫人每晚將窗緊閉。自內上鐵栓。極爲堅固。卽

賊徒欲從窗入。亦不可得。但有一疑問在焉。吉娜夫人夜間必鍵門始寢。是晚且有三人聞其下鍵聲。吟門既完好。則賊之入室。必夫人啓之無疑也。况園中有狗。靈警異常。臥處距窗不遠。園中每有聲息。狗必狂吠。是晚乃默不作聲。由是證之。不獨賊爲吉娜夫人所熟識。卽狗亦識之也。吉娜夫人被殺之夜。聞聲呼救者惟郝德一人。現身庭上時。衆人猶記其指巴斯達爵夫人爲殺人凶之語。郝德身體長瘦。髮作金黃色。態度溫文。衣素服。緩步出庭。述凶案經過情事。至爲詳細。語聲清晰。婉轉悅耳。述竟。屹立不言。但衆人深爲詫訝。怪郝何不將指巴斯達爵夫人爲殺人凶之語。陳諸法官耶。但就其狀觀之。似靜待法官之問者。法官亦不容其久默。問曰：

女士不曾謂殺人凶卽爲巴斯達爵夫人耶。此語關係重大。女士應審慎出之。雖然。女士云云。必有所見。乞以其詳見告。

時庭上寂靜無聲。衆人目光則齊注於巴斯達爵士之身。

巴坐英吉武律師及其友齊培間。面色蒼白。頗露不安之狀。郝亦轉其目光注視巴面。衆人苟知巴及郝自幼相識。情意頗投者。則對於郝所以恨爵夫人之故。思過半矣。郝之供詞曰：

慘案發生前。午後六鐘時。儂在主母室中縫紉。縫紉之機。在巨幔後。爵夫人入室。以幔故未余見。爵夫人語聲極促。向主母挪借鉅款。以償賭債。

語至此突然止。若深悔失言者。法官促之曰：

請女士竟所言。

郝復回面視巴斯達爵士。目光中似含求恕意。巴掉頭不顧。郝毅然復供。語聲堅決。不若頃者之和婉矣。其言曰：

主母知儂在巨幔後。但遇事素不我匿。其語爵夫人也。一如儂未入室。曰。汝應受此嚴酷之教訓。以若之狂放。實足以敗壞家聲。媼決不出一錢。爲汝償賭債。待姪歸來。媼必以汝之所爲告之。爵夫人聞語。頗追急。力求主母勿以告。且懇主母作最末次之援助。並

誓以後不復再觸葉子戲。主母仍不允。爵夫人大怒。直前唾主母面。並出惡語相辱。出時。盛氣曳門。聲轟然震耳鼓。主母經此侮辱。頗抑鬱。晚餐後。亟思歸寢。儂知其感觸深。亦不之怪。然平日睡時。尙較晏也。主母謂余曰。「余深懼此婦。嗜賭之人。喪資後。將無惡不作。其人極能作賊以得資。余深懼之。」儂擬扶之。至軟榻少息。主母略猶豫。卒不允。而口中尙喃喃曰。

「媼深懼此婦。」

繼郝德供者爲齊培。供語模稜。毫無要領。齊與巴交稱莫逆。目賭友婦橫被蜚語。被指爲殺人凶犯。心中不勝悶悶。故特含糊其辭。庶免重辱故人。蓋明知己之供語。將大不利於爵夫人也。但問官駁詰甚力。步步逼緊。卒承認二事。一爲爵夫人於是日作葉子戲。負二萬伏郎。二爲遲明爵夫人以鈔幣現金悉數清償。且囑齊勿將欠債償債之事。告其夫及外人。最後齊又聲明曰。此事關係重大。余不能再守吾信。想爵夫人必知所以解此惑也。齊語訖。出鈔幣

呈諸法官。但鈔幣並無標誌。安知其爲吉娜夫人物耶。吉娜夫人平日既不信任銀行。所有款項帳目。均手自經理。帳本內並不記有鈔幣號數。故尤難辨別。且吉娜並律師亦不信任。生平僅一踐律師門。卽爲立遺囑以財產歸其姪之事耳。此外尙有證左數人。均證明爵夫人秉性暴躁。動輒毆人。有僕人偶不聽命。爵夫人至以鞭擊其面。此項證左。不但於爵夫人一無所益。且加害焉。蓋就其平日性情觀之。爵夫人固多力者。以之殺一老嫗。諒無不能。加以爵夫人賭博喪資。向吉娜借債。吉之不允。爵夫人之辱罵。以及債之清償。在在與人以可疑之點。而諉謂抱病。避不到庭一事。尤足啓人之疑。謂其不到庭也。以無辭可對耳。所能爲之解釋者。祇有一語。卽爵夫人縱暴躁。顧出自名門。當不致手戕其姑。若是之慘。如下流暴徒所爲者。况事前扁閉郝德。事後越窗而出。復以鎗滅足跡。種種舉動。直是慣賊所爲。斷非弱女子之所能也。雖然。金錢萬惡。天下多少罪過。由之造成。人當窮困之時。潔操自守者固多。而

實偏處此。出於作惡爲非者。亦豈少哉。嗟呼。金錢。天下多人被汝之害。而不自覺也。庭訊至此。宣告延至翌日。衆人心理。均謂二十四小時以後。爵夫人將被控爲殺人凶犯。而被逮矣。

(三)

明日庭訊。旁聽之人較昨日尤多。巴斯達爵士仍如前蒞止。態度從容。舉止高貴。一如昨日。其妻則以病勢未愈。不克到庭。在牀作供狀。呈諸法庭。堅謂是日六時。晤吉娜夫人。初未如郝德所云有橫暴舉動。並謂是晚臥病竟夕。直至翌日十一時半。未離臥闥一步。法官誦讀爵夫人之供狀畢。英吉武律師請求傳爵夫人之女僕若納到庭。茲將若納供詞。及法官訊問之詞。並英吉武駁詰之言。述之於後。

若納供曰：是晚十一時半。余赴主母臥室。整理牀具。平日此時。室中絕無人在。故每逕入。初不叩扉。是日入。見主母坐鏡檯之前。頗爲詫異。主人見余入。深怪

余不叩門而徑入。余自知疏莽。向主母求宥後。即前理牀褥。時主母方計算款項。銀鈔疊疊。堆疊滿案。繼見主母以若干款置信封中。上書人名住址。乃起身離案。以餘款藏首飾箱內。

問官曰。其時幾點鐘矣。

曰。十一點半。我可斷言。即稍差亦不過數分鐘耳。

至時。英吉武起立言曰。若納女士。曾否注意爵夫人之所爲。信封上之人名住址。曾屬及否。

若納微頰。遲疑數秒鐘。答曰。當主母以餘金納諸首飾箱時。余適行近案次。不期舉目視此飽藏金錢之信封。則封面之上。齊培先生之名。儼然目前。

英吉武聞語。就文書夾中出信封一事。呈法官。法官反復審視。久之。忽問若納曰。信封之上。汝曾見有特異之處乎。若納脫口答曰。有之。主母下筆作字時。濡墨過多。致第一字之上端。有墨跡極大。

法官乃以信封受若納曰。然則即此信封耶。

曰。誠然。即此信封。此非墨跡乎。即雜之萬信封中。我亦能辨別之也。少頃。復曰。主母將信封整理後。忽思病。精神委頓。至今尙臥牀未起也。

叟述至此。忽拍案呼曰。幸哉。巴斯達爵夫人也。設齊培收到款項後。將信封撕毀。則恐無以自脫於罪矣。且據若納之供詞言之。爵夫人計數銀幣。在郝德間聲呼救以前。是則吉娜夫人之死。非爵夫人殺之也。彰彰明甚。至爵夫人之病。曾經客之知醫者診治。確爲真病。其人卽爲施救吉娜夫人之客也。綜前後情形觀之。爵夫人之殺吉娜夫人。已成爲事實之所不可能矣。英吉武至是復起立。作最後一次之駁詰。曰。據郝德女士供稱。吉娜夫人深懼爵夫人之爲人。是則夜深人靜時。爵夫人往叩其門。吉敢不呼郝爲伴。而遽開門納之耶。况吉欲呼郝。事至易易。祇須按鈴。鈴固通於郝室者耶。控案經此駁詰。已無成立根據。於是爵夫人之嫌疑盡釋矣。但悠悠之口。蜚語橫來。巴斯達爵士爲避置計。携妻僑寓外國。而此案則永永懸擱。成爲醜

祕不破之案。社會尋亦將忘之矣。獨郝德始終不懈。堅謂殺其主母者必爵夫人。現正竭力搜集證據焉。君試度之。郝德果能達其破案之目的耶。

讀者至此。請掩卷一猜此中之詭祕。

叟徐徐解其繩上之結。眼光和善。注視余面。柔聲謂余曰。君年方富強。必能見及郝德之能破案與否也。但據老朽觀之。爵夫人未嘗殺人。余曰。郝德之爲此。必非無因。意者爵夫人果有可疑之點授人耶。叟曰。君信老朽言乎。殺人者決非爵夫人也。曰。然則……叟不待余言畢。續曰。然則有一至理存焉。殺人與竊物。蓋非一人所爲。亦非同時所犯。且殺人之舉。非出之有心。吉娜夫人之死。蓋誤觸梳洗檯之大理石耳。非其人有意殺之也。余曰。叟語至玄奧。乞明告。叟曰。據老朽所見。爵夫人賭博大負。呼庚突於乃姑。姑不許。勃谿恐所不免。惟不若郝德所述之甚耳。晚餐時。爵夫人身體已憊。歸室較常日爲早。老朽以爲偷竊之舉。卽在物谿以後。夫人歸臥室前行之。曰。偷竊者誰。曰。舍爵

夫人其誰。君試思除主母外。何人能通行寓宅。不爲人所疑耶。况六時許需款孔急。數點鐘後。金錢疊疊滿案者。此何人耶。此何人耶。我知爵夫人雖病。犯此小竊。尙有餘力。竊款後。猶勉強以應償齊培之款。置之信封中。餘款藏之箱內。事畢大憊。遂臥牀不起。而轉側牀褥時。深悔竊物之非。迨其夫入室。逕舉以告。且語之悔。君知爵士愛婦甚摯。聞此語後。心中作何思想。至吉娜夫人臥前。必未知己之被竊。不然被竊之聲。早已鬧成一片矣。矧抽屜雖被撬開。而外狀則完好如初。如不啓屜。安知其中物已不翼飛耶。况無端計數金錢。亦爲必無之事。總之。吉娜既未提及此事。是必未知其已被竊也。倘至翌日。則情形將大變矣。緣吉娜夫人查得被竊後。決不肯默爾而息。必先語之郝德。郝德者。爵夫人之情仇也。將挾以快私。彼時若圖以原款歸還。恐戛戛乎難。巴斯達左右思維。無以爲計。策惟有卽時以款歸還其姑耳。吉娜夫人之於巴。愛護倍至。視之不曾己子。巴計既決。卽擬往叩其姑之門。顧郝德之室。適居

吉娜之室之上。語聲既作。恐郝潛下竊聽。故先扃郝於室。不使外出。然後往叩其姑之門。吉娜夫人知爲其姪。急披睡衣起。開戶延入。至姑姪二人。究作何語。老朽不得而知。據老朽猜度。則巴見吉娜夫人語以其妻竊物之事。吉娜夫人。法產也。秉性剛烈。聞語。遂以其平日不滿伊妻之種種告。巴必右袒其妻。而夫人刺刺不休。痛詆其妻。天下至和平之人。聞有人醜詆其心愛之妻者。必成爲狂跳暴怒之野牛。巴之情形猶是。但尙隱忍不卽發。冀平其姑之氣。而吉娜夫人變本加厲。不少讓步。凡巴所請。置若罔聞。其意以爲此可恨之姪媳。此次竟落其手中矣。必語巴曰。彼膽敢搔履行竊。媼決不之恕。明日將愬之警署。依法懲辦云云。吉娜言此。未必卽見諸實行也。而巴已神志昏亂。手足無措。忽見伊姑欲按鈴招郝德。巴懇其勿爾。夫人不許。逕前按鈴。巴情急。以手扼其吭。使後退。豈知用力過猛。頸

際紅印宛然。吉娜夫人不支。仰身後跌。觸梳洗檯之石礎。上。此卽郝德所聞傢具倒地聲也。吉娜夫人倒地後。不省人事。巴知失手。其姑命在呼吸矣。顧此時遽呼人至。則身閉其姑室內。而姑臥血泊中。案屜又被搔。是無救於姑之命。而已不免目爲殺人凶也。然則奈何。惟有作賊徒竊物殺人狀耳。於是自內下鍵。毀案屜。使裂痕益顯。拔去窗栓。越窗而出。以鏟滅足跡。復歸己室。園中之狗。見爲主人。此其所以不吠也。迨聞郝德呼救聲。再匆匆出室。此時雖顏色倉遑。已無疑之者矣。叟語至此。少息。復曰。君謂此案有詭祕乎。警署中人乃謂爲詭祕。輿論亦然。試以老朽所述按之。所謂詭祕者果何在耶。每一刑案。必有主犯。故每案均有結束。何至如警署所云耶。噫……語訖。與余肅然爲禮而別。

(怪叟偵探談第四案完)



金龍牌香烟

首屈一指

市上香烟。種類至夥。品質不佳。應推金龍牌。首屈一指。此誠上等社會必備之消遣品也。



上等香烟
請人吸等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兄弟

丁仲歐

(一)

「咳。我祇怨我的命苦。怎樣嫁了你這個膿包的丈夫。老的衛護小的。特地將家私多分些把他。你爲何一句口都不開呢。好在這時遺囑上字還沒有簽。你趕快去替我把那根珠項圈爭回來。否則對不起。我就要實行和你離婚了。」這一番話。是王佩芬女士對他丈夫魏子民說的。

(二)

「男子漢。怎樣一點剛氣都沒有。處處讓人。我真替你可羞呢。財產應該均分。爲甚大房裏要多得些。別的都還罷了。惟有那只鑽戒。我是非爭回不可。你去對老的說了罷。請他分公平些。如若那只戒指弄不回來。哼哼。那就休要怪我無情義了。」這一番話。是張鏡明女士對他丈夫魏

子英說的。

(三)

一間臥室裏。銅牀上躺着一個老人。面色慘白。兩頰突聳。哮喘哮喘的問牀前的一些人道。「民兒和英兒。都到那裏去了。爲何他們不來簽字啊。」正說着。外面氣忿忿的走進兩個少年來。一個大些的道。「爸爸。弟弟分的財產。究竟多些。現在孩兒也不問了。祇要爸爸將那根珠項圈挖回來。孩兒就可以簽字了。」那小些的接着說道。「爸爸。哥哥分的比孩兒多。怎麼他還要我的珠項圈。我還要向他。他要那只鑽戒呢。這是要請爸爸作主的啊。」說完這話。兩人却惡狠狠的對瞅了一眼。這時老人聽了。倚在枕上。點了點頭。嘆口氣喘着說道。「咳。我看這樣的分配。是很



公平了。你們切莫要受旁人的挑撥。傷了自家兄弟的義氣。須知閱牆之悔。是足以傾家的。你們趕快去簽了字罷。那末我在九泉之下。也才可以安心啊。」可是兩人如何肯服從這些話頭。仍然是各執一理。吵了不休。這時那位老人。還想告誡他們幾句。無奈震了多時。却嚶嚶嚶的。簡直辨不出他說些什麼。祇聽他喉嚨裏痰聲急響。呼吸緊促。不多時。兩眼向上一插。便齋恨以終了。可嘆他們也不問父親的死活。依舊鬧着。後來由一位族叔出來調停道。「你們不必爭吵了。子民既然合式項圈。就把項圈給他。子英既然合式鑽戒。就把鑽戒給他。好在這兩樣都是差不多的價值。你們倆掉換下子。我想總可以行了。」這位族叔。在地方上很佔勢力。平時他們畏懼他。比父親還要厲害幾倍。加之他此時嚴聲厲色的。末後還找上兩句道。「倘使你們再不行。我忝為族長。總不能聽你們這樣胡鬧的。」這時他們處於強迫勢力之下。沒奈何祇得順水推舟。就勉強應允了。在遺囑上簽了字。只才準備料理

父親的喪事。少不得兩人還要被妻子埋怨一頓。然而事已成熟。也只索罷休。自此以後。他們就烏眼雞似的。簡直是兄弟仇讎呢。

(四)

魏子民心想。「奇怪。伊的妹妹頸項上帶的那根珠項圈。怎麼就活脫像我們的那根呢。哦。是了。那大約就是我們的啊。且待我來試試伊看。」主意已定。他就露出一副滑稽的面孔。帶笑問着他夫人道。「我愛。我們那根珠項圈到那裏去了。怎麼一向沒見你帶過呢。」他夫人經了這樣一個突如其來的問題。不覺漲紅了臉。徧促不安。支吾着答道。「還還還還在家裏。」子民先本猜想那根項圈。或者是伊借給伊妹妹帶的。可是此時見了伊這種驚慌的神情。顯見得還有別的祕密舉動呢。不覺恍然大悟。

(五)

魏子英心想。「我前天看見伊的表姊。帶着一只鑽戒。簡直就和我們的那只相像。最奇怪是上面還鑄着一個魏

字。這却分明是我們的呢。且待我來試試伊看。」主意已定。他就露出一副滑稽的面孔。帶笑問着他夫人道。「我愛。我們那只鑽戒可在家裏。爲何你不帶着出出風頭呢。」他夫人經了這樣一個突如其來的問題。不覺漲紅了臉。侷促不安。支吾着答道。「自自自自然在家裏啊。」子英先前本猜想那只鑽戒。或者是伊借給伊表姊帶的。可是此時見了伊這種驚慌的神情。顯見得還有別的祕密舉動呢。不覺恍然大悟。

(六)

魏子英向他哥哥魏子民謝罪道。「哥哥。我如今澈底覺悟了。原來我們犧牲了嫡嫡親親同胞的義氣。所爭得的

權利。却供給旁人享用。這真是不合算啊。哥哥。你可以原諒我麼。」魏子民也向他弟弟道歉道。「弟弟。我現在也覺悟了。原來我們却作了他人的傀儡呢。這豈不是愚而又愚嗎。」說罷。兩人握了一握手。

著者道。現在我國的那些軍閥家。爲了要爭奪地盤。就不惜犧牲那些丘八的性命來廝併。敗了固然不談。就是勝了。也不過增高一二人的威權。未見得有甚利益到他們。祇可憐那些無知的丘八們。平日兩下并無深仇宿怨。這時受了嚴迫的使命。就拋妻撇子的。去替他人拚命。而向同胞尋釁。這真是何苦來呢。

蔻丹



男女同校。交際公開。握手言歡。既流行於社會。耳鬢斯磨。尤習見於課堂。接觸既密。觀察自精。手臂指甲。最易注目。如指甲捲皺。手臂粗裂。他人雖未明言。自己實慚形穢。幸有蔻丹。修指品出。不必多費工夫。即使手如美玉。與人晤對。坦然無憂。其安樂為何如乎。蔻丹修指品。各西藥房及妝品店均售。



蔻丹
去指
膜水

姓名
詳細住址
小10

今附郵票三角。請將
蔻丹樣品小盒寄下
一個為盼。上海郵
局第五零九號信箱
威風洋行轉交蔻丹
修指用品公司台鑒。
此盒係由上海寄奉。

美國蔻丹修指用品公
司製造 上海四川路
威風洋行總經理 天
津代表大沽路美利洋
行 漢口代表俄界老
巴公房隆昌公司

平地青雲

By Agatha Murray
瞻 吳 譯

第一章

造船家徐希孟立在蓬門口，看着馬丁用金漆描畫船頭的裝潢。這船名叫 *Esperance*（希望），是英皇亨利
的海軍從法國擄來的。

徐希孟的船廠是在卜萊末司。爲這船的緣故海軍大臣華仁特從倫敦來見徐希孟，訂立修理的合同。華仁帶着命令的口吻道：「限你一個月就得將這船修好。因爲

在這夏天未過完以前我們就得用這船。」徐希孟知道這話中的意思，因爲各處已經傳說英皇要與羅馬教皇打仗，因爲教皇阻撓英皇的婚事。徐希孟知道海軍部需這船甚急，萬不能展限，只得咕嚕着嘴說道：「這期限太短促。我只得盡力而爲，若是力不能到，還得請您寬容。」習描畫匠業的人很少，再加上修船的期限太促，徐希孟祇得將馬丁從舒卑汚叫來，經手船中一切的裝潢。卻

警告他說：「你既是在我廠中做事，按月支薪，我就得將你與別的工人一律看待。你也當與別的工人一樣，不准到我家裏來。」馬丁說道：「難道我每天放工以後，也不能來看我的表妹嗎？」徐希孟帶着鄙夷的形容說道：「我不贊成僱工的思想能與主人平等。」馬丁爲着飯碗問題，只得暫時應許。

希孟因廠中事忙，無暇料理家務。不到一星期，已與他的女兒安利鬧了好幾次脾氣。安利長得極其玲瓏活潑，可是性氣太燥。希孟自己也極固直，說一不二的，所以父女二人時常口角。

安利這次聽說父親已將表兄叫來修船，卻不准他到家來，心中大不高興，說道：「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的忍心人！連自己的親戚都不顧。家裏也不是沒有多餘的房子，卻教他在外面歇。」希孟瞧着他女兒睜着一雙杏眼，鼓着兩片桃腮，站在那裏生氣，不禁又好氣，又好笑，說道：「我不歡喜他住在我家裏。你以爲我忘記了一

年前你二人所幹的把戲。」

一年前，有一次馬丁和安利同去看兵船，因爲耽擱太久，直到明月東升的時候纔歸來。希孟在家裏急了，因爲他二人是盪着一支小划子去的，恐怕他們不當心，失了事。所以預備親自去找他們。恰巧他們二人已經回來了。立在離家約有百碼遠近的一顆樹蔭下，互抱着接吻。這他二人的頭一次接吻，所以用的時候太長一點，竟被希孟看見了。希孟一見怒起，走上前去，一手將馬丁的耳朵一擰，一手將安利往旁邊一推，趕伊歸去，並將伊關鎖了兩個月。直等到馬丁看見無隙可乘，逃歸舒卑污去以後，纔放伊出來。這是一年前的事，希孟還沒有忘記。這次馬丁再到卜萊末司，希孟並看不出他有甚麼不規則的行動。他手藝高強，做事殷勤。希孟自己也是一個描畫名手，看了馬丁的工夫，不得不心中暗讚。

這時船已修補完好，也已油漆了，祇待加以彩繪。馬丁獨自擔任這彩繪的工夫。希孟看見他用金漆太多，心中

老大的不高興。然而也是無法，因為當日有兩家別的船廠和他爭勝。所以他的虛榮心不願教人笑話他捨不得本錢。可是終不免心痛。遂不知不覺的走到馬丁面前，向他說：「你所用的金，簡直可以堆成一座金山。當一點心，我沒有叫你連船廠都描金的。」馬丁正躬着身描船舷，一聽到這話，遂將腰伸直，齧着白牙向他笑了一笑，說道：「舅舅，放心！差不多完工了。我今夜就要做完。」他指着船名幾個字道：「這幾個字恐怕要到半夜纔能描好——無論怎樣，要不好，我不睡。若是您能叫人送一點麵包，一個羊骨頭，一瓶酒，給我消夜，我就不出去吃飯。」說完，將袖子往上一提，復轉過身去做他的生活。一頭接着說道：「或者表妹願意送飯來我吃。」希孟道：「你不要在那裏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我不教安利夜裏在外面亂跑，馬大曉得送來。現在的年青人都不老實。」馬丁回過頭來，看着希孟道：「像安利那樣好看的女兒，真是教伊父親着不少累。」說着回過頭去，接着說道：「舅舅，您怎麼不

讓我來替你操心？」希孟道：「怎麼？就是因為我又要多加一個擔子。」馬丁問道：「就祇這個緣故麼？」希孟道：「除了你沒有家當或地位以外，我倒沒有甚麼說你不好的地方。你那職業一輩子也不能出頭。幾時聽得說油漆匠有名望，發了財的。」馬丁聳聳肩膀說道：「幾多油漆匠出了名。」希孟道：「對呀！可是他們不是油船的。」說完，他就轉過回去，一頭走着，一頭回過頭來說道：「馬丁，你不要胡思亂想，安利不是為你的。伊若要嫁，必得嫁一個世家子弟。」

第二章

每日下午，陶力的工作就是駝一捆柴到希孟家裏去。安利總是親照顧這事，不要那胖馬大管。這日下午陶力又扛了一捆柴到希孟的後門口來了。安利一頭急忙向後門口跑去，一頭向馬大喊：「你坐着不要動，陶力同我兩人可以辦得了。」希孟叮囑家裏，每逢柴來，必要一塊一塊的數。數完後，再搬到一個小木蓬裏面。陶力將柴

搬到木蓬內的時候，趁馬大不見，就急忙從帽子內拿了一個小紙方勝遞給安利，輕輕的說道：「這封信極緊急。」

安利回到自己房裏，將方勝打開來看。祇見伊喜笑顏開，以前的信內都是寫着思念的情和愛慕的心，語意雖然纏綿，可是紙上空談，總不能滿伊的心意。因為他們二人只有一次接吻，並隔得太久。這封信與以前的大不相同。上面寫着說：

「吾愛：你是我魂所寶的。我今夜必不住的工作，直等到將工夫完畢。我已向舅父討了一頓晚飯，着馬大送來。並特要了一塊羊骨。我所要羊骨的緣故，是因為其中是空的。像你這樣聰明的人，必不難借羊骨傳一封書給我。我有一件祕事要當面給你看，想你能抽一點工夫溜到船廠裏來。這件事就祇我可以曉得，可是這隻船下水以後，全世界必知道我愛你。」

安利將信反覆看了幾遍，起初竟莫明其妙。羊骨祕事

這到底是甚麼意思？大約他又是在那裏做甚麼夢！後來想道，不過是他思念太切，要謀一面罷了。伊冒險忠動的心，竟不禁躍躍欲動。

晚間希孟歸來，安利聽得他對馬大說：「不要餓死了那個小混蛋！你吃完了飯，可送一點甚麼給他吃。他說他只要麵包、皮酒，和一块羊骨頭就够了。——畫匠的口味同豬狗差不多！」說完哈哈大笑，搖搖擺擺的走到他自己的房裏去了。

吃夜飯的時候，安利問伊父親那船的事。希孟很自得地答道：「下星期的今日這船就要放到太晤司河去，比欽定的期限還要早四天。」安利道：「我歡喜去看。」希孟道：「我的乖兒！明後天廠裏揀清了，你就可以去。」安利咕嘟着嘴道：「你的意思是說等表哥走了我就可以去，是不是？」希孟縐着眉慢吞吞地答道：「就是那個意思。」安利看見伊父親這副神情，就悶着不聲不響的吃伊的晚飯；心下盤算對付伊父親的法子。

馬大急急忙忙的吃完晚飯，就收拾馬丁的飯、麵包、羊骨，裝滿了一筐子。上面蓋上一塊潔白的檯巾，就到房中去換衣服。換完衣服，回到廚房拿筐的時候，只見安利在廚房中轉來轉去。安利見馬大進來，故意問道：「聽說表哥今夜做夜工，這是送給他的晚飯嗎？」馬大假裝着嘆了一口氣道：「是的——小姐。」安利接着說道：「他明天就要回去，你可以對他說，雖然父親不准我見他，不能親自送行，可是我惟願他前途保重，一路平安。」馬大點點頭，拿着筐子急急忙忙的去。心裏却盤算着是不是應當瞞着主人轉這口信。剛走出大門，頂頭就撞見希孟立在面前，伊慌忙就將安利托傳的口信述知希孟。希孟道：「這一句話不打緊，你可以傳給他，或可叫他死心塌地，不再妄想天鵝肉吃了。」

船廠中，燈籠火把點得通亮，如同白晝一般。馬大將飯筐交給馬丁，將安利的口信說給他，接着說道：「可惜你是一個畫匠，東家想他的姑娘嫁一個本地紳衿或鄉宦

人家。」馬丁嘆一口氣說道：「我舅父的心大。」說完，故意的假忙，裝着沒有工夫看飯筐子。馬大見他忙，也就轉身去了。馬丁只等到聽不見伊的脚步聲，急忙丟下生活，將飯筐提放凳上，把飯拿出來鋪放檯巾上。一眼看見那羊骨，急忙揀出，從中抽出一個紙條來，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道：「今夜十點鐘准來。可是你不准誑我，是必要有祕密。」馬丁讀完，將紙條放在唇邊，連吻幾吻，喜得心花怒放。兩眼望着他生活出神，竟忘記了腹中飢餓。出了一會神，又去趕他的生活，心想要在安利未來以前做完。他如同瘋了一般，畫幾筆，就跑到一堆亂木堆上去，從上朝下看他的工作，有時將燈移動。看看又去畫幾筆。這樣跑來跑去的亂忙。

十點鐘剛剛打過，安利就來了，看見馬丁還在那忙，額上的汗珠直流，飯擱在那裏還沒有動。馬丁聽見脚步響，轉身一看，只見一娉婷身影探進廠來。馬丁急忙跑上前去，將伊抱在懷中，心肝乖肉的叫了一串。他們倆隔了許

久沒有見面，那渴想的神情，就如一日三秋。今日忽然見面，兩張嘴不知不覺的湊攏到一處了。馬丁就如發了心瘋一般，連連的親伊的兩唇，兩頰，兩眼，頭髮，就是差一點沒有把伊吞下去。伊兩手緊抱他的頸項，任他擺布，口中輕輕的喊着吾愛。二人糾纏了一會，還是安利將馬丁推開，整理衣裙，輕掠兩鬢。馬丁還要去撲伊，伊阻住道：『不要有人來看見了不雅相。你看，你還沒有吃飯。餓壞了不是玩的。你的臉上沒有一點顏色，必定工作太過。』伊將他拉到凳邊，將他按在凳上坐了，將麵包喂到他嘴裏去。馬丁一頭吃着，一頭說道：『我若曉得你這樣愛我，就是餓死也不怨。』並撫弄着伊額上散披着的頭髮，接着說道：『我身子極好，不覺得疲倦。這一點生活並不難，現在已經完了工，比限定的時候早三天。連狠心的舅爺都誇我做得好，做得快。』安利倒了一盃酒遞給馬丁。馬丁說：『吾愛，我要你先嚐一嚐。』安利嚐了嚐，馬丁將酒盃接過來，從安利喝的地方，把酒一口乾了，說道：『這也算一

個接吻。』說完，就將安利攆到懷中，安利將頭靠在他的肩上，說道：『馬丁，你真的愛我嗎？』馬丁道：『吾愛，我愛你甚過我的性命！』他們情意纏綿的，約莫過了一過鐘頭，安利纔想起馬丁的信上說有秘密，問道：『你的秘密呢？快一點，現在已經夜深了，我要回去。』伊立刻站起身來，大聲說道：『不須先告訴我你的秘密，纔准親嘴；若不然，你就永莫想。』那知道有三個人在黑夜中向碼頭走去，在這時候聽見船廠中有女子的聲音，都吃了一驚，於是都向這邊走來，要看一個究竟。只聽得安利催着道：『我曉得——必定是這船上有一個甚麼秘密。快一點！告訴我甚麼？』

那三人中有一個身量稍高的人，將他左邊的那一拉，說道：『船老板，不要做聲，我們可以聽一聽，曉他說些甚麼。』三人於是躡着腳，來到一個窗戶下，向內看去，只見馬丁一手摟着安利的腰，安利將頭靠在馬丁的肩上，二人並排立着，面朝着船，背對着窗戶。馬丁說道：『這個秘

密只有你，我，和海鳥可以知道。這船要到倫敦去，被皇帝
閱看，他們必要稱讚舅父，可是不知我在這船上下了一
番工夫。」他說完，就拿起一個火把來，照着那船舷上的
幾個大金字，接着說道：「你看見這幾個字麼？這是舅父
題的，極有意思。」安利有一點不耐煩的，說道：「我不是
問你這些，我是問你的祕密！」馬丁望着伊笑了一笑，轉
身指牆角邊的那一堆亂木頭，說道：「你若要知道我的
祕密，須爬到那堆木頭上去，從上朝下看這幾個字。」安
利看着他，心裏疑疑惑惑的，以爲他是騙伊。馬丁還是指
着那堆木頭，說道：「吾愛，你快點上去，一看就知道了。」
安利好奇心甚，於是爬到最高的地方，站住了，喊道：「我
已上來了！」馬丁道：「好，你看得見那幾個字麼？」安利
伸着頸項，向前看道：「看得見，可是不大清楚。」馬丁道：
「你看着，不要動！」他又拿起一個火把，向前慢慢地放
下。只聽得安利說道：「那幾個字變模糊了——不見了！」
馬丁將火把向左稍抬高一點，正在這當口，只聽得安利

着驚喊道：「馬丁，那——那幾個字變了！」馬丁道：「你
念一念我聽。」只聽得安利念道：「那幾個字是——那
幾個字是：『我愛安利！』」那聲音就如流鶯鼓簧一般，嬌
脆清婉。希孟站在窗外，瞧見這種情景，實在忍不住了，大
吼一聲，直闖進去。二人嚇了一跳，安利急忙從亂木堆上
直滾下來，被馬丁一把抱住，幾乎跌了一交。

希孟搶進去，一把抓住馬丁的臂膀，又氣又急，紅臉眼
頸的，幾乎說不出話來，只見他睜着兩眼，很命的說道：

「你——你這個小猴精！這——這是你幹的事！把御舟
做你的消遣。」安利嚇得直抖的，把馬丁死命的抱住。正
在這時候，那兩個人也進來了。其中一個身軀雄偉，一品
堂堂的人，說道：「船老板，放手！——你違了我的命令。」
馬丁向這說話的人定睛一看，不覺吃了一驚，回頭向安
利道：「國王！」安利聽得這話，抽了一口氣，嚇得向後退
了兩步，靠着亂木堆站住。希孟忙向國王道：「這人雖然
是我的外甥，可是我不承認他，他所做的不與我相干。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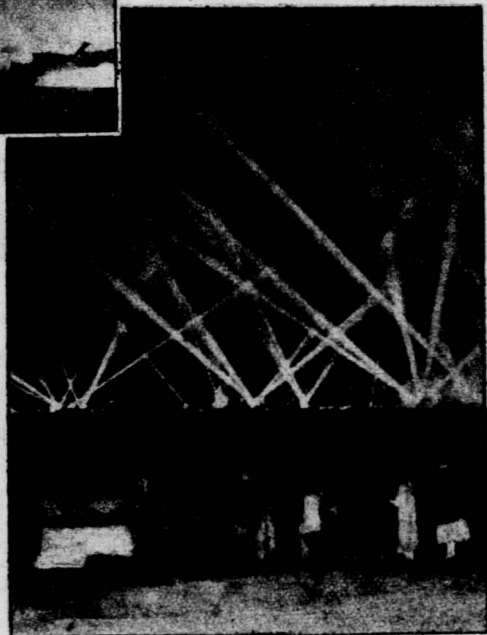
於這個賤婢，我回去必要重重的責罰伊。」馬丁這時候也嚇惶了，以爲國王要大發雷霆。國王瞅着馬丁道：「你倒好，把御舟作你私傳愛情的東西！」馬丁嚇得抽了一口冷氣，不及回答，國王轉身對隨駕大臣華仁道：「你隨我上那亂木堆上去，看倒底是一回甚麼事！」華仁是一個老臣，又有筋骨病，上這木堆甚吃力。可是又不敢違旨，只得悶在肚子裏罵這畫匠。國王既到木堆上，就吩咐馬丁將火把照前移動。只聽得國王道：「華仁，你看那字已漸漸的不見了。——變動了——現出『我愛安利』幾個字來了！」華仁兩目不轉睛的只望着國王的臉，並不會轉動；可是嘴裏說：「不錯，臣看見了；那幾個字現得很清楚。」國王看完，同華仁下來，馬丁兩手捏着兩把汗，見國王並無怒容，遂奏道：「這不過是畫匠的光影祕訣，若不當聖意，小民立即塗去。」國王並沒有回答，却指着安利道：「這是你的安利嗎？」馬丁奏對道：「是。」國王於是問道：「除了這塗毀御舟的罪，你還有甚麼告他的。」

希孟奏道：「他是一個放蕩的窮漢。臣女有一分財產，當嫁給鄉宦人家，做一個太太。」國王道：「並沒有別的呢？」——這是容易事。」轉身對華仁道：「把你的指揮刀給我。」華仁將刀呈上，馬丁立即跪下，國王將刀向着馬丁舉起，復又輕輕的放下，擱在馬丁的肩上，說道：「御舟的畫師，馬丁大人，賜你平身！」說完，將刀遞給華仁，不禁大笑，道：「這幾個字照着原樣，不要改動。只有我們五人知道這其中的祕密，直等我的旨意纔准宣布。」說完，走到安利身邊，牽着安利的嫩手，領着伊從希孟的面前經過，將伊的手放在馬丁的手內，說道：「馬丁大人，閱舟的那日，你當領着你心愛的安利來隨駕！」

次日閱舟以後，華仁問馬丁道：「你在那裏學得這個藝術。」馬丁回答不出。華仁大笑道：「你竟是瞎撞的——好運氣！」用手摸着下頰輕輕的說道：「若不另有一個安利，將要做國后，恐你也沒有這好運氣！」

虛空可怖之大業火 寒玉

飛機在空中，足控下界一切之死命。圖爲美國屋哈伊屋州之騰托市。國際飛行競技大會時，模造紐約市街，從爆擊機投下炸燬物時之寫真。



英國海軍之壯觀

寒玉

戰後英國對於海軍之整頓恢復，不遺餘力。此爲薄子買烏斯軍港外夜間大演習時之寫真。



美國航空母艦勞葛萊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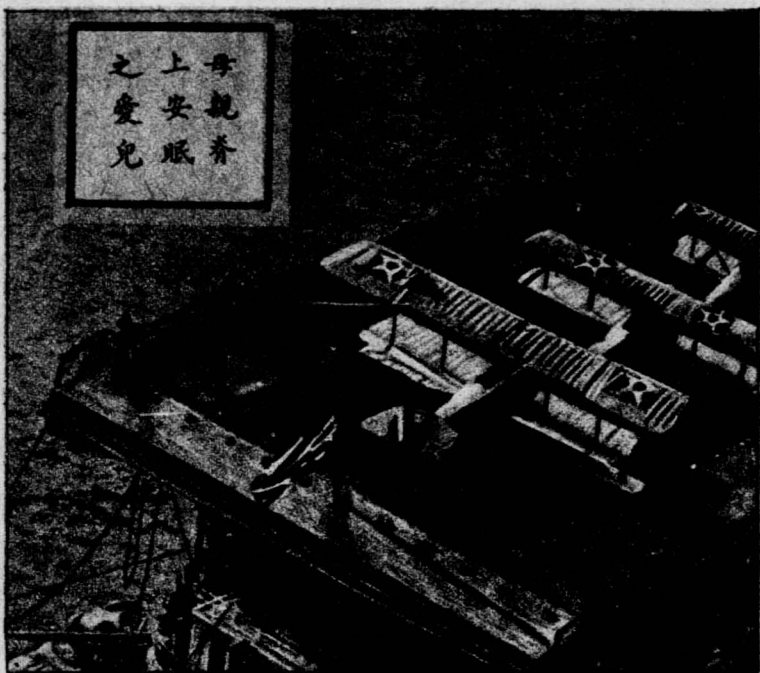
雄姿

陳寒玉

歐洲大戰以還，世界各國，都深痛軍國主義之災禍；限制軍備，倡議和平，這是誰也都知道的。但是，諸君請看罷，請看圖上使人戰慄的東西罷！

和平二字，不過成了各列強的一副假面具，一面偽旗幟。其實遮掩在假面具裏面的臉面，不知道多麼兇狠；隱伏在旗幟底下的設備，不知道多麼厲害；弱國不久便將做他們俎上之肉，受他們的輪裁了！自從戰艦控制一切的能力發現後，列強無不視為新銳而超出於一切的武器。但經過一度大戰，又發見了飛機的能力，更出戰艦之上；於是又倡議廢艦。現在世界各國，——除掉睡夢中的中國——飛機的發達，言之誠足使諸君失色。

母親養
上安眠
之愛兒



但飛機往來於大海中，也不是絕對沒有阻礙；時有斷油，或氣候驟變等患。於是又有航空母艦的建造；專負對於飛機之輸送、停留、接濟、海洋救護，並助飛機施相當之襲擊等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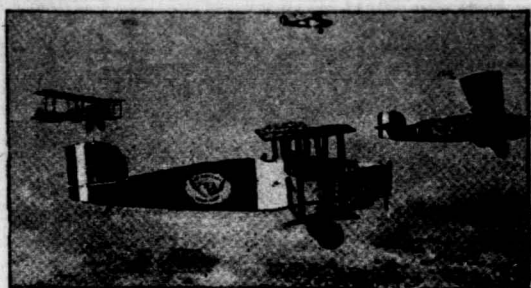
圖上的勞葛萊號，曾經海陸軍會同試驗，結果得到極佳的成績。全艦的設備很週到而精細，無異陸道上一所平坦的飛行場。飛機在艦上可以滑走，可以停留，一切很自由。所以現在各列強對於這事，都是非常注意。最近各國已有把廢艦收造巨大航空母艦，決定先由海軍宣傳入手的傳聞。

諸君對於這圖，不知有若何的感想。戰慄麼？驚歎麼？我很慚愧，我很抱憾，不能把大中華民國這樣航空母艦的雄姿，給諸君介紹介紹！

環遊全球之飛機

隱濱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七日，美國 Douglas Company 有飛機四隻在加利福尼亞州之聖莫尼加地方，向北出發，飛行全球。這年的九月，有三只安然回轉。



駕駛飛機的人爲少校

馬丁 (Martin) 海軍大尉

史密斯 (Smith) 瓦特 (

Wade) 納爾遜 (Nelson)

他們一共飛行了二十國，將地球環繞一周。到處都受人的歡迎和敬禮。

當他們離了西特里，到了日本，再橫渡大西洋而到阿拉斯加半島，其時天氣很是嚴寒，河裏的冰，差不多有幾寸的厚；但是轉眼間，又到了極熱的阿利脫地方了，這是何等有趣的事啊！

據史密斯大尉說：他們到了愛利浦，西利亞地方，天氣酷熱非常；在陰涼地方，攝氏寒暑表升至一百十度；但是一到了北冰洋，則身御重裘，仍是顫抖。於此可見他們的苦，真不堪言了。





四集 野人記 (十四續)

弱歲投荒錄 (一名「太山之子」)

天游

第十六回 習方言夫人驚宿慧 去濃髯宵小試新裝

梅玲在他新家庭中，日子過得很快。起初他鎮日價哀求俠士夫婦，許他上森林去尋找穀瀨。他始終叫那俠士宛那，叫那夫人吾愛。宛那怕他真的自由動作起來，立刻派一個工頭，帶着一隊土人，上古負圖村中去。教他們向古負圖探問這白種女子，是怎樣落在他的掌握之中？這白種女子的以前歷史，他知道不知道？還叮囑工頭，向古負圖探問梅玲所說的那個穀瀨，究竟有無其人？若是果有是人，順便尋他回來。從宛那理想上推測過去，穀瀨說不定是梅玲意象上構造出來的。一定給黑人監禁日久，受了恐怖同艱難困苦，後來給那兩個瑞典人拿去，又受了許多磨折。神經上失了常規，纔生出這種幻象來。並不是真有其人。後來在他非洲岑寂家庭中，天天仔細考查梅玲的神經。纔知道他神經上一些沒有病態。不覺又暗暗納罕。至於他夫人對於這漂泊森林的女子，起初不過是可憐他的形單影隻，沒有朋友，很可憐他。後來見他性情坦率，有一種天真爛漫的神色，又是聰穎，又是活潑，慢慢垂愛起來。梅玲見這位有學問的夫人這般待他，也輸誠愛敬。一月以後，宛那夫婦兩個，把這半裸體的野蠻小白猿，

改成一個人服裝整潔的女子。宛那夫婦不願意講阿拉伯話，要梅玲跟着他們講英國話。一兩天以後，就由夫婦兩個輪流教他英文。梅玲天資穎悟，進步極速，一月以後，已經大有可觀。恰好上古負圖村中去探問穀瀨消息之人回來了。他的報告，梅玲聽了，神色異常沮喪。他說到了那邊，古負圖村中已無人跡。連附近都沒有人煙。在村子附近住了多日，四處搜尋，也尋不出一些蹤跡。找那穀瀨也是杳然。古負圖村附近，不特沒有人猿，連巨猿都沒有看見。梅玲聽了這個報告，立刻要親上森林去訪尋穀瀨。宛那力勸他稍待。答應梅玲一有工夫，他親自替梅玲找去。梅玲見他說得誠懇，只得暫時作罷。起初常是喃喃叫着穀瀨，聲音非常淒楚。幾個月後，纔把這種聲音減少下去。那時梅玲已經是十六歲了，身材非常長成，同普通十九歲的女子差不多。雖是面色黑些，堆着一頭黑髮，肌膚充實，自有一種天然風韻。使人見了，沒有不注目的。他思念穀瀨之心，起初還同夫人談論，後來思念愈切，反倒絕口

不談。雖是不談，方寸中無時不把以前穀瀨待他的好處，一件件的溫習。不知怎樣，常常想同他見談一句話，究竟要談什麼話，他自己也說不出來。梅玲的英語，幾個月後，講得非常流利。不但會講，連字都寫得很好，書也會看了。有一天夫人同他鬪趣，講了一句法國話。梅玲忽然也用法語回答。雖是很慢，很有些斷斷續續，像小孩子學說話似的。卻是純粹法音。夫人聽了不覺愕然。從此天天又添上法語會話的功課。夫人見他學習法語這般容易，很是驚異。梅玲講法語時，常常促着雙蛾，彷彿在那裏思索。久已遺忘之事，遇見艱澀的生字，更是躊躇。不過結局，他自己也不明白，竟會使用夫人沒有教過他的生字。那發音比夫人還要準確一些。不過話雖會說，拿法文書給他看，他卻一個字不認識。所講的話，要他寫，也寫不出來。夫人因為他英文已經有些根柢，先督促他研究英文。法文除會話以外，並不再讀書籍。夫人問道：『你在你父親村中，有講法語的人沒有？你從前一定聽見人家講過的。』

梅玲搖着頭答道：「那也容或有之。不過總記不起見過法國人同父親在一起。他最恨法人，很不願同他們往來。我聽了法語雖是非常熟悉，卻記不起是幾時聽見過的。真不明白。」夫人道：「不錯。我也是在這裏不明白呀。」就是那個時候，來了一個信差，呈上一封信來。夫人拆開來讀着，告知梅玲。說是有許多英國紳士同他們夫人，要來莊上行獵同探險。大概有一個月的勾留。是夫人寫信去邀請的。梅玲聽說有客人來，很是懷疑。向夫人探問這



到了那天客人到的是三位男客兩位女客

些客人，是不是同宛那吾愛這般，待人和靄。還是同他以前遇見白種人殘暴不堪的。夫人答道：「這幾位，都是上流社會中人是慈祥懇摯，可敬可愛之人。你儘可放心，同他們來往。」夫人見他一些沒有羞怯之色，很是詫異。他自從知道這些客人不是吃人的蠻族，便同一般小女郎，希望客人前來的樣子。天天盼着客人。到了那天，客人到了，是三位男客，兩位女客。那女客就是兩位年齡大些的男客夫人。那年輕男客，是貝那思姓馬烈生。名也是一位

貴族。擁着絕大財產。因為在歐洲各大都會中玩得膩了。聽得非洲一方面，很有可驚可異之處，足以鼓舞人類興會。特地跑來覓取新鮮樂事的。雖是胸中懷着成見，覺得二十世紀地面上，決沒有非歐式的地方。卻因聽說這從來沒有到過的地方，風景異常清幽，來玩玩也好。他的外貌同普通貴族一樣，很是彬彬有禮。實際上卻是個局量褊淺之人。非常傲慢。友朋之中，只有幾個他看得起的。其餘的都是泛泛之交。對於社會上所見之人，更看得他們同鞋底下污泥一般。不過身子健康，相貌長得不錯，識別力又強，有了這幾種長處，雖是時時有自私自利的行動，人家也不很厭惡他。這就是貝鄴思的狀況。梅玲對於這些客人，起初很有些羞怯。宛那夫婦不願把梅玲已往漂泊森林的歷史，告訴他們朋友。只說是他們夫婦的義女。既不去申說他過去的歷史，人家也不便根究。見他又溫存，又活潑，又謙退，森林中知識又好，都非常鍾愛他。這一年中他常常同宛那夫婦騎着馬出外遊玩，莊前河畔，野

牛們愛吃的草生長之處。他都知道。附近二十五里之中，有幾處獅虎們飲水之所，也指得出來。還有追尋獸跡之能，見了一種獸跡，無論獸類的大小，要他尋覓他的巢穴，他也唾手可得。還有一種本領，同他出去，附近有了猛獸，別人一些沒有覺得，他已知道。從貝鄴思看來，梅玲是個最美麗最有趣的伴侶。一見面就覺得非常愛他。他以為宛那莊上決沒有稱心伴侶，不料竟遇見這種可愛的。女子。莊中沒有結婚的伴侶，只有他們兩個，所以常在一起。梅玲生長蠻邦，從來沒有遇到貝鄴思這種伴侶。聽他談起歐洲各大都會的盛況，貝鄴思口才本好，講得歷歷如繪。梅玲知道這種地方，貝鄴思到過。又是羨慕，又是讚歎。竟把貝鄴思當作英雄看待。自從受了這少年的誘惑，漸漸把腦筋中所印殺瀨小像，淡忘起來。以前覺得殺瀨還站在面前，現在卻只剩下空洞洞的思慕。自己雖還沒有改變宗旨，仍舊忠心殺瀨。渴慕之思，卻慢慢淡了。那些客人到了莊上，常常出外行獵。梅玲是反對無故殺害獸

類的，所以從來沒有伴着他們出去，但追尋獸跡，他是很

他心愛的馬，過平原去，或是上林邊去。到了地頭，棄馬入

喜歡的，不過像他們那樣把殺害生靈作爲遊戲，卻不很贊成。那時梅玲雖是已入文明社會，愛護生物之心，還是在森林時那樣。雖是如此，獵取食品，他卻一些不反對，宛那出外行獵，他也同去。宛那的目光，同梅玲也是相同。那些客人要屠殺生物，獵取首級皮張，也是不許。不過無論如何，他們主旨專在行樂。梅玲極爲不快。所以他們出獵，他不是陪着夫人在綠陰深處閑談，就是騎着



結東停妥立刻樹上

林，縱上樹去，尋那兒童時代所享受的自由樂趣。在樹上跳着盪着，玩了一回。玩得倦了，伏在一株樹枝上思念穀瀨。後來同貝鄰思相處得久了，慢慢把腦筋中向來印着的肌膚黃褐色半裸體的白猿小像，化成一個騎馬穿軍服英國少年小像。有一天，梅玲又在樹上做這幻夢，忽然遠遠空氣中飛來一聲很悲慘的小羊哀鳴。頓時把他喚醒。這種聲音，在我聽了也不明白是爲着什

麼。從梅玲聽來，卻聽得出這一頭小羊，一定遇見了什麼猛獸，躲避不來，恐怖已極，纔吐出這種哀鳴來。他記得從前同穀瀨在林中之時，穀瀨常常喜歡規奪奴邁們的食品。梅玲得到他的訓練，也常常在獅虎口中救援弱小動物。今天聽見羊鳴，不覺勾起他的義俠心腸來。立刻想去救助這頭小羊，免得他遭獅虎們的搏噬。因為穿着裙子，縱躍不便，急急把他脫下，扔在一邊。知道穿着靴子，無論乾濕樹皮，踏上



用繩子將小羊拴在泉畔一個木樁上逃走不聞所如

去都要滑的。索性把靴子同襪，一齊脫去。起初想把衣服脫去，後來記起夫人常同他講，赤身裸體，是萬萬要不得的。只得停止。他的軍器，只有腰間一柄佩刀。手槍忘在莊上，火槍也在馬上。結束停妥，立刻上樹。側耳而聽，小羊還是不斷的在那邊叫着。辨認方向，知道是在一處著名有獅子出沒的泉畔。近來卻久已絕蹤。不過從那小羊的哀鳴聲音聽去，一定是有獅虎在

那裏想吃他。認真方向，飛奔而前，暗想不久就可以看見，

這裏喂他，卻不見奴邁到來。大概還沒有到。不過小羊這般的叫，一定會招獅子來的。留心

麼那頭小羊，只是哀鳴，並不逃走。到了泉邊樹上，向下一看，方纔知道原來有人，用繩子將小羊拴在泉畔，一個不椿上。逃走不開，所以如此。用目光向泉畔尋找那獵取獅虎之人。知道宛那同他的朋友，都不肯用這種卑劣手段的。這樣說，是誰把這頭小羊拴在此地的呢？宛那是不准人家用這種手段行獵的。他的話，就是法律。要在他采地上行獵，一定要遵照他的命令。今天這件事，難保不是遊牧部



把一刀揮已將小羊釋放小羊又叫了一聲連帶帶逃過林入中去了

落的蠻族幹的。只不知他們現在躲在何處。在樹上向地上尋找，也尋不到。最奇怪的是有這種可口的食物拴在

不是獅子，是蠻族。倘若這拴羊的是一種遊牧部落中人，見他下去，放了那頭小羊，一定要把想戳獅子的標槍，飛

來殺他。正在遲疑。小羊又是一陣哀鳴，這種聲音發出來，把梅玲慈悲之心激動。絕不再事瞻顧，竟從樹上悄悄向

裙的少女，徑奔小羊而去，也吃了一驚。探出半截身子，把火槍舉起，瞄住獅子胸口。梅玲到了小羊身邊，不再游移，

對面跑去，怕給獅子瞥見，行動很輕。到了泉邊，在樹上停了一停，向獅子一看，見他站將起來，低低吼了一聲，已在那邊準備向小羊撲來。梅玲拔出佩刀，縱下樹去，匆匆到了小羊身邊。獅子已經看見梅玲，把長尾拂着自己身子，狂吼起來。卻因不明白梅玲用意，呆呆站在那裏看着。獅子之外，一叢荆棘

叢中，還藏着一個白種人，看見樹上平空跳下一個不穿

尖，雖然還瞄準在那裏，卻因認清楚梅玲的面貌，又頓住



梅玲走後獅子還在泉邊逗留不着

把刀一揮，已將小羊釋放。小羊又叫了一聲，連撞帶縱，逃入林中去了。梅玲見目的已達，掉過身向方纔下來的樹上奔去。他的臉，正對着獵人。獵人認清面貌，不覺雙目圓睜，失聲驚詫。他在那邊驚詫，獅子見他的食品給梅玲放掉了。生起氣來向梅玲直撲過來。獵人槍

了。他的可以打死獅子，救助梅玲，卻不肯動手，是不是他願意看梅玲葬身獅腹？還是怕洩露自己行藏？卻也說不清楚。從他面色上看來，還是怕洩露行藏的思想多。澄澄的看梅玲逃生，槍尖卻跟着獅子奔馳，始終沒有離開他的胸口。手指也始終按住槍機。梅玲到了樹下，獅子已經撲來。梅玲不等他上身，倏地縱上樹去，只差一絲，險些脫手。獵人見他安然上樹，只纔放心，透了口氣，那枚按住槍機的手指，也放鬆了。梅玲上樹之後，向着獅子一陣狂笑。看見獅子還在樹下徘徊不娶，喉中發出吼聲。梅玲一路笑，跑回林中去了。梅玲走後，獅子還在泉邊逗遛着不走，足足有一小時工夫，獵人很可以殺他，卻始終沒有動

手，大概是怕梅玲聽見槍聲，從新折回來。獅子發了一回威，吼了幾聲走了。獵人等他走後，纔從荆棘叢中出來，望回去。他的帳幕深匿林中，一般也有二三十個土人隨着，住在左右。見他回去，都站起來，同他招呼。他卻愛睬不睬的鑽進帳中去了。他本是個滿嘴金黃色鬍子的，梢長大漢。半小時後，從帳中出來，把鬍子剃得光光的。換了一身衣服。那些部下見了，不覺愕然。獵人問道：『現在你們還認識我嗎？』有一個人答道：『不但我們不認識，怕連生你的那條鬣狗，都不認識你了。』獵人聽了恨那人粗魯，劈面一拳打去。虧得黑人們是挨慣打，躲閃慣的。向邊頭一閃，逃了性命。

（待續）



西笑彙錄

胡文煒

夫道：「我的飛機墜在阿爾卑斯山上，停了一星期。」

妻道：「啊！你受凍麼？」

夫道：「沒有，因為我已經走下來了。」

商務印書館出版新書

文學 歐洲文學入門 一册 六角

顧鍾序譯 本書敘論各時代各國文學之狀況。於史蹟之遞遷。思想之變遷。均有切當之見解。最便初學。

新學制 地質礦物學 一册 二元半

張資平編 本書分礦物學與地質學兩部。礦物學中再分通論與各論。而於結晶學敘述尤詳。地質學中則分論岩石學與地史學。取材美備。插圖豐富。

普通生物學 一册 一元三

陳楨著 是書詳論生物學的普遍現象。介紹關於原生質。生殖遺傳。天演等各種學說。並舉出此種學說的科學證據。與最近狀況。俾學者得知生物學的真相。引起其研究的興趣。

畫理新詮 一册 一元

郭元梁編 本書集畫學要領。取西人之長。補吾國之短。納古時寫意之法於今日視理之中。以求適於應用。全書分器具。位置。原則。分論四章。插圖九十餘幅。

應用用器畫教 機械畫 一册 五角

應用用器畫教 幾何畫 一册 五角

馮驥編 此兩書根據幾何學及機械學之原理編輯而成。基本方法。備陳無遺。前書附圖一百五十三幅。後書附圖三十八幅。

新智識 地球與其之進化 二册 九角

趙國賓楊鍾健合記 此書為美國葛拉普博士在北京大學之講演稿。共分十六講。自地球之原始生物之發生起。直至達爾文拉馬克諸人之進化學說止。源源本本。詳述無遺。

消費合作運動 一册 六角半

林駱唐敬泉合譯 本書詳述英德比日等國之消費合作運動的狀況。對於合作運動之起原與將來。及其對於社會之貢獻諸要點。均經闡述。

中國作物論 一册 一元六

原頌周著 本書根據英美著名作物學課本。參入中外試驗場報告。及著者個人觀察與實驗之結果編纂而成。處處以切合農家實用為主。而對於我國農業之改進。與農制之革新。亦復詳加指導。

家禽病害 一册 三角

徐正鏗著 書分兩部。一禽害及驅除。二禽病及醫治。最後結論各病之起因及預防要素等。為養禽家必備。

上海商業用字彙 一册 二角半

徐滄水編 內容分各業通用語。貨幣用語。公估局及銀樓用語。銀行錢業用語。證券業及交易所用語。會計及簿記用語。海關用語。買賣進出用語等。其有費解之處。則詳加解釋。凡從事於上海商場者。均應備置。

大乘廣五蘊論註 一册 五角

蔣維喬纂釋 五蘊論為法相宗入門之書。世親菩薩所造。後安慧菩薩加以解釋。遂名廣五蘊論。蔣竹莊居士復於日本了道所抄之五蘊論纂釋。取其精華。參加己意。逐字詳註。於是癡結全消。望文可以曉義矣。

商業科 英文市場交易法 四元

吳東初編 全書分生貨熟貨二大部。關於貨品及市場兩項。各有精細之分析。而於生貨之貿易機關及熟貨之分銷機關。討論尤為詳盡。

欲清晨醒起之時爽適康健其秘訣不外乎夜間睡足八點鐘且大便暢適肝經調和勿令阻滯是也如患大便秘結 肝經不調 胸悶飽脹 胆汁不和 倘或惱怒精神萎頓請即晚試服

清導丸 我使安 康喜樂



如何能使晨興爽適

紅色清導丸次日早晨立覺清健爽適清導丸能使皮膚紅潤口氣芬芳且治痔症痛苦

北京六局界南長街玉鉢廟甲五號程璞甲先生來信云僕患痔症多年服藥多種總未見愈聞清導丸有利便除燥去毒降火之功即購而試服之不料服後功效立見因是丸之藥性和平清而不寒治療痔症積滯等患推為第一誠非虛譽也紅



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商務印書館精印歷代碑帖

【漢碑】

- 明拓嶧山碑 一冊四角
- 明初拓史晨前後碑 一冊三元
- 宋拓夏承碑 一冊三元
- 宋拓漢婁壽碑 一冊三元
- 舊拓漢楊伯起碑 一冊二元五角
- 初拓曹景完碑 一冊三元
- 舊拓廣武將軍碑 一冊三元
- 漢碑隸體舉要 一冊一角五分

【魏碑】

- 初拓龔龍顏碑 一冊五角
- 宋拓張猛龍碑 一冊三元
- 初拓李超墓誌 一冊二角五分
- 初拓高湛墓誌 一冊二角五分

【隋唐碑】

- 初拓元公墓誌 一冊三角五分
- 唐拓九成宮醴泉銘 一冊三元
- 宋拓皇甫君碑 一冊二元
- 宋拓孔祭酒碑 一冊三元五角
- 宋拓九成宮 一冊四角

- 宋歐陽詢隸果舍利記 一冊一元五角
- 拓道崇碑塔下 一冊一元五角

【元碑】

- 初拓趙松雪道教碑 二冊八角
- 趙文太興國禪寺碑 一冊八分

【宋帖】

- 宋拓淳化閣帖 相藏 十冊二十八元
- 淳化閣帖 附釋 十冊八元

【晉帖】

- 晉唐楷帖 一冊六角

【索靖書出師頌】

- 索靖草書出師頌 一冊一元
- 陶靖節草書真蹟 一冊五角

【宋拓王右軍書】

- 宋拓王右軍書 一冊三元五角
- 宋游蘭亭玉泉本 一冊一元五角
- 宋藏蘭亭宣城本 一冊一元
- 宋藏蘭亭王沈本 一冊一元二角

【唐宋元明帖】

- 褚遂良書兒寬贊 一冊八分
- 褚遂良書蘭亭序 一冊八分
- 馮承素書蘭亭序 一冊八分
- 舊拓薛刻書譜 一冊三元六角

- 顏魯公書告身 一冊一元
- 蘇東坡書赤壁賦 一冊八分
- 蘇東坡書武昌西山詩 一冊八分
- 蘇東坡書洞庭春色賦 一冊一角
- 黃山谷書松風閣詩 一冊八分
- 米海岳書天馬賦 一冊八分
- 趙文樞叔夜絕交書 一冊一角
- 趙文敏書感興詩 一冊一角二分
- 趙文敏書急就篇 附釋 一冊一角二分
- 岳忠前後出師表 一冊四角
- 趙文敏書無逸 一冊八分
- 王陽龍江留別詩 一冊八分
- 祝枝山書赤壁賦 一冊一角
- 南臨蘭亭絹本真蹟 一冊一元六角
- 顧魯裴將軍詩卷 一冊一元
- 蘇文天際烏雲帖 一冊二元
- 吳江天際烏雲帖 一冊二元
- 史刺天際烏雲帖 一冊二元
- 蘇東坡書懷素自敘 一冊一元
- 宋拓米襄陽行書 一冊一元

本社投稿簡章

一、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寫稿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千亦請書明。
 二、投寄之稿，望諸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千亦請書明。
 三、投寄譯稿，原文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詳細說明。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四、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五、請書明何科何級。附寄稿件，請隨件附寄信封一個，寫明投寄者住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原稿如來稿可用，則用附來信封回信，否則將原稿於一月內退還。但不隨件附寄，隨後補充者，概不照辦。
 六、投寄之稿，俟揭載後一月，酌致薄酬如下：
 (甲) 現金。
 (乙) 書券。
 (丙) 特製三色版信箋信封。
 (丁) 本雜誌。
 七、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有。若本社會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恕不致酬。本社會向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願他人增刪者，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地(1050)

定閱諸君注意：凡欲訂閱者，請向各埠分館或商務印書館接洽。此項稿件，務請於一月內寄到，以便審查。如有困難，請即與本社接洽。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廣告刊例：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請至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接洽。 小說世界	表 費 郵		表 價 定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各省商務印書館	
	日	本埠	每冊	定價		普通	各省商務印書館			
	國內(寄古新匯費外)	外埠	一冊	現款及兌票郵票		特刊	各省商務印書館			
	本	本	數	郵票		號	各省商務印書館			
	五分	一角四分	每冊	郵票		號	各省商務印書館			
五分	一角四分	全年	郵票	號	各省商務印書館					



可憐 嬌容 患瘡

主 治

- 面疹頸核
- 皮皴凍瘡
- 熱癬圈癬
- 剃刀毒瘡
- 下疳橫痃
- 濕熱爛腳
- 小孩頭瘡
- 內外痔瘡
- 花柳梅毒
- 諸蟲咬傷

兜安氏馳名藥膏 乃治皮病佳品也

上海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盒七角半每打七元半
江西路
七十二號
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請認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Ready for you

Story world